

服部文庫
117
292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揚子法言序

太儀之射渾淪無窮者也非夫周服諸家之論則度舍之紀茲或罔
焉欲明緯象不可得也群經之文支離冥變者也非夫孔傳衆氏之
解則章趣之會無乃隱焉欲辨綱常不可得也故先儒於聖人之書
所以疊疊而為已任者蓋此爾惟西京博士毛萇傳詩頗號太略鄭
康成大懼夫泯之弗行思覺於後故增之箋言而三百鄭如也自風
德云衰諸子繼作亞聖之譏獨揚孟而已七篇有趙臺歿為之題頗
詳真經有范叔明為之解甚悉惟法言者蓋時有請問子雲用聖人
之法以應答之也凡有十三篇東晉李軌雖為之註然愈略於毛公
之為唐柳宗元刪定雖釋二三而不能盡補其下蓋故中有義易決
者反疏之如五音十一律而反戰理尚秘者則虛焉如荷頤之孝書
益孤嶺不勝臘渴博後闕文者弗能正如衆人所不能為字者乃無
齒之類甚秘而反闕之

鳳

波悖

法言序

什半
士凡

末今
未

克

辨如聖人不可至於言不詰如瘡傷而事不屬如遷善問辭
如風不再實錄多愛周人而舉失類如繫劍比賊奔已何其爭是使
揚氏之意尚有所晦學子不能無怨豫也故康成之志咸敢竊而取
焉凡裨其闕糾其失五百餘條且署咸曰以別舊貫觀夫詩書小序
並冠諸篇之前蓋所以見作者之意也法言每篇之序皆子雲親自
反列於卷末其非聖賢之法分升之於章首取合經義第次之由隨
篇具析其有艱字音切理盡譜于後仍條其舊以為十卷雖不能
廣翼賢業庶无巾笥為論謀之具云景祐三年二月日著作法郎知
尤溪縣事宋 咸序

本宅今將 監本 四子纂圖互註附入重言重
意精加校正並魚池膠膠作大字刊行務令學者得以
參考互相發明誠為益之六也建安 謹誌

重言廣註揚子法言表

臣咸言臣聞魯堂諸子皆宗聖以宣猷漢室群儒多註書而顯氏矧
邁會昌之日敢忘釋詁之勤願聖典學之明庶補傳疑之闕臣誠恐
頓首頓首臣竊以前既沒微言即倫並行者非先生之流橫議者皆
處士之輩儒綱盡弛民極都焚惟鄒國孟軻蘭陵荀况下及劉世復
生揚雄咸能著書相樹道關王基於絕代振天爵於群倫若趙岐
之釋孟篇如揚倅之箋荀有大決宦奧靡留洞疑惟彼法言準夫論
語文高而絕義秘而淵雖李郁亭解之於前柳宗元裁之於後然多
疏略猶或誤遺凡坦然易別之條則五行俱下而詮釋油卓爾難明
之意則一辭不措而闕亡遂使十三篇之旨趣未融數百年之駕說
猶昧唐陸德明云註既釋經經由註顯若讀註不曉則經義難明誠
此之謂也臣爰自効官未嘗廢奎因念子雲之業蓋紹仲尼之綱比

宦
洎

一聖

畢

緣從政之餘輒恣討論之究增加剖理厥所詳明然聖人之門誠難
言而是戒況愚夫愚或有得而可收恭惟

景祐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道冠先天業恢長世
若唐虞之稽古監商周而右文雖祕藏之多畢加於采正在小說之
異固忽於棄遺臣是敢前冒
拜刑仰干

天聽終篇稱善儻垂

衡石之觀以文化成願廣鴻都之教臣所重廣註揚子法言一十卷
謹繕寫成三策隨表昧死請

東上閣門投進以

聞臣驢犯

宸嚴無任瞻躅屏營激切之至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景祐四年十月十六日給事郎守祕書著作佐郎宋咸表

讀
鴻
踏

白如

馬溫公註揚子序

韓文公稱荀子以為在軻雄之間又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
醇而小疵三子皆大賢祖六藝而師孔子孟子好詩書荀子好禮揚
子好易古今之人其所宗仰好光之愚固不敢議其等差然揚子之
生最後監於二子而折衷於聖人潛心以求道之極致至于田首然
後著書故其所得為多後之立言者莫能加也雖未能無小疵然其
所潛最深矣恐文公所云亦未可以為定論也孟子之文直而顯荀
子之文富而顯揚子之文簡而奧唯其間而與也故雖知李者多以
為謫子而忽之晉祠部郎中李軌如為之註唐柳州刺史柳宗元頗
補其闕景祐四年

詔國子監校揚子法言嘉祐二年七月始校畢上之又
詔直祕閣呂夏卿校定治平元年上之又

法言序

三

法
今
米

序

參

詔內外制看詳二年上之然後命國子監鑄版印行故著作佐郎宋
咸司封員外郎吳祕皆嘗註云言光少好此書研精竭慮歷年已多
令老矣計智識所及無以復進竊不自揆輒來諸家所長附以己意
名曰集註凡觀書者當先正其文辨其音然後可以求其義故相宋
公辨家有李祠部註本及音義最為精詳音義多引天復本未知天
復何謂也諸公校法言者皆據以為正宋著作吳司封亦據李本而
其文多異同音義皆非之以為俗本今獨以國子監所行者為李本
宋著作吳祠封本各以其姓別之或與以漢書從其通者以為定本
先審其音乃解其義然此特愚心所安未必皆是與來者撰焉元豐
四年十一月己丑涑水司馬文亨

篇目
學行 吾子 脩身 問道 問神 問明 冥見
五有 先知 重黎 淵騫 君子 孝至

渾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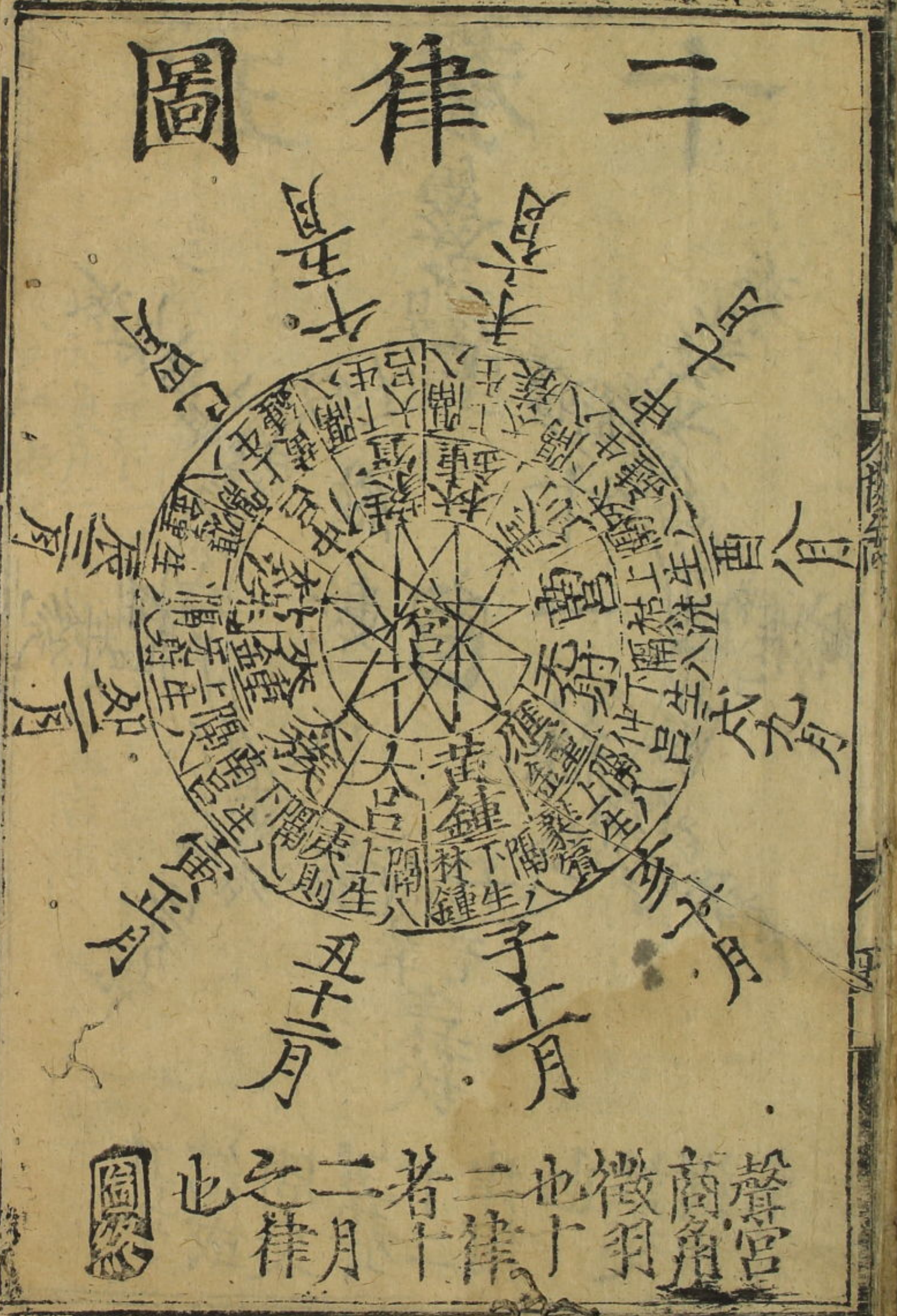


重黎篇或問渾天曰送下閱營之解于安人度之耿中丞象之裁幾
 乎莫遠也請問蓋天曰蓋哉蓋哉應難未幾也後漢張衡傳衡字平
 子善機功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算安帝雅聞衡善術李公車特召
 拜郎中遷為太史令遂乃研覈陰陽妙盡琁玦之正作渾天儀著靈
 憲算罔論言其詳明注漢名臣秦蔡邕曰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
 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李絕天師法周髀術數具存孝駿天
 狀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惟渾天者近得其精今史官所用候臺銅
 儀則其法也論曰崔愛之稱平子曰數術窮天地制侔造化注撰碑文也
 本朝元祐初蘇公頌進儀象狀曰古人測候天數其法有二一曰渾
 天儀規天矩地機隱於內上布經躔以目星行度察寒暑進退如張
 衡渾天開元水渾銅渾是也二曰銅候儀今新舊渾儀翰林天之院
 與太史局所用是也又案吳中常侍王蕃之渾天儀者義和之舊器
 積代相傳謂之機衡其為用也以察三光以分宿度者也又有渾天
 象者以著天躔以布星辰二者以考於天蓋密矣詳此則渾天儀
 渾儀之外又有渾天象凡三器也由是而言古人候天以此三器乃
 能盡妙云見新儀象度法要

五 聲 十



吾子 篇或 問交 五聲 十二 律何 也 註交 猶和 也五



註揚子法言卷第一

晉李軌 唐柳宗元註

聖宋宋 咸 吳 祕 司馬 光重添註

學行者誠曰自誠而明聖人而已明誠以降何尊不由乎學故此所

令說樂焉抑之類兩音易辨者惟於始見音

之後可以意求不復再出或疑則更音之

天降生民倥侗蒙昧固而蒙無知也類蒙頑愚也

倥侗于情性觸意聰明不開性其情則聰明有所蔽訓諸理

猶道也言天民蠢闇故教諸道以開明之也

曰於是聖人貴學乃訓以仁義禮智信之正理

通於夫人自有聰明天命非學則

不能啓發故謀道常以學為先

則後世學言之次也

也成曰行性而言誠可以為師矣故又居其次

人故又咸無焉為眾人

為其次咸無焉為眾人

為其次咸無焉為眾人

為其次咸無焉為眾人

為其次咸無焉為眾人

為其次咸無焉為眾人

為其次咸無焉為眾人

為其次咸無焉為眾人

為其次咸無焉為眾人

為其次咸無焉為眾人

為其次咸無焉為眾人

為其次咸無焉為眾人

為其次咸無焉為眾人

為其次咸無焉為眾人

為其次咸無焉為眾人

為其次咸無焉為眾人

為其次咸無焉為眾人

人羨以生將以學也可謂好學已乎光曰好呼報反下可以曰未之
 好也學不羨仲尼志道朝聞夕死揚子好學不羨又生
 在天好學者修己之道無羨光曰死生有命富貴
 於彼有羨者皆非好學者也天之道不在仲丘乎
 義禮仲丘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駕說者也
 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傳言如此則木舌
 常在矣宗元曰金口木舌
 譯而宣揚之也語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書曰每歲孟春道人以木
 乎語八倫篇嚴封人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
 何說曰性者生之質或言性有能不由於學故為無益或曰學無益也如質
 未之思矣夫有刀者確諸有王者錯諸不確不錯焉攸用也
 揚子善誘于人以為未之思爾苟思矣何無益焉猶夫刀玉非磨而
 以刀不確則不能成器如是則何所用矣確而錯諸質在其中矣
 不為刀不確則不能成器如是則何所用矣確而錯諸質在其中矣

則得之既得之則誠性亦在其中矣故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
 及其知之既得之則誠性亦在其中矣故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
 二物苟確而錯之隨其質之美惡皆有所用譬之於否則輟否不也
 人賢者學以成德愚者學以寡過豈得謂之無益也
 此章各盡其性分而已或曰揚子既誘之矣如其不從則任其自焉
 不欲以能強人也秘曰止焉則上也
 止矣不能復進益光大也家語子思曰南山有竹不學則盡其天質而
 之達于華華以此言之向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而獨之其入
 之不亦螟蠶之子蠶而逢螺贏祝之曰類我類我以則肖之矣速哉
 七十子之肖仲丘也肖類也螺贏遇螟蛉而受化以乃變成蜂爾七
 螺贏蒲蠶也桑子始生而蒲取之為木空中七日視而化之以
 變為已子蠶者謂其始生未有形性體然如死故始可以視而化之
 秘曰詩草木疏云螟蛉桑上青蟲螺贏細要日蜂言螟蛉與螺贏異
 類禮而祝之以成其子仲丘之聖七十子之賢教而誨之豈不速
 哉詩小雅小宛音真蛉音零螺贏音果贏即果反視之又重
 意曰治思以精之秘曰精朋友以磨之日切磋琢磨
 秘曰立不倦以終之秘曰自可謂好學也已矣
 身揚各不倦以終之秘曰自可謂好學也已矣
 孔子習周公者也顏淵習孔子者也
 孔子習周公者也顏淵習孔子者也

其斧而習諸孰曰非也

成曰言孔不習周顛不習孔亦猶夫弄弄弓

良夫策般斲斧而習之也誰曰非乎言實非

也人有教無類使射御工巧各捨已業而特習之誰其非之

義曰逢薄江切般音班按它書逢蒙或作逢蒙宜讀如字三子皆以

其術各於世則其才必有過人者歸使捨其術而習聖人之道焉有

不可或曰此名也

或曰此名也

彼名也

或曰逢蒙

處一焉而已矣

或曰

或曰

或曰

或曰

或曰

或曰

或曰

或曰

或曰

或曰

或曰

或曰

或曰

或曰

或曰

或曰

或曰

或曰

或曰

或曰

者孰有道而正焉秘曰務師者人之模範模不模範不範為不少
 學之先莫如得其人而師之師者人之模範模不模範不範為不少
 矣傷夫欲為而不得其道者多矣光曰師者正己而非而學者一關
 不復從而為道者多矣光曰師者正己而非而學者一關
 之市不勝異意焉子云鄒與魯開言市声如聞而聞然光曰關下
 音升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關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
 之師市無平必失貴賤之正書無師必謬典謨之旨秘曰一卷之書必立
 少人說各異必立師氏以正之周禮質人中立質人以平之光曰一卷之書必立
 平定物價者師氏大夫一人鄭云師教人以道者之稱也光曰
 命切習乎習嘆所玩習光曰一卷之書必立之師一關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
 俗以題為美差戎之俗以焚尸為榮安况習是之勝非乎謂止經
 於所習不知其非習小道者亦類於此况習是之勝非乎謂止經
 道明則異端自息矣於戲光曰宋吳本依嗚呼音義曰學者審其是
 而已矣秘曰習乎習誠慎其習也以習諸子之勝於五經也况習五
 之言兩篇傳仁義非禮學然後好之者尚以過於五經或曰焉知是而習之秘曰道家曰視日
 月而知衆星之蔑也光曰蔑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大小之相形

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吳秘曰儒學者本聖人
 帝三王孔子汲汲皇皇其來久矣荀子曰堯學於君嚳舜學於務
 成昭禹學於西王國新亭子夏樹哀公曰堯學於君嚳舜學於務
 昭禹學於西王國湯學於成子伯文王學於仲尼仲尼聞之見於知
 而學之學紀官也樂記曰唯丘之聞諸義弘學樂也君嚳君或問進
 壽史或作尹壽一也光曰仲尼雖不王乃所學則王道也
 於道曰水或曰為其不捨晝夜歟光曰曰有是哉滿而後漸者
 其水乎水滿坎而後進人學博而後仕秘曰盈科則漸進也
 不務知而務行意孟離婁下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或問鴻漸曰
 晝夜盈科而後進故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
 非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漸猶水乎制行之不失寒暑亦猶水之因地
 下其漸一也光曰鴻漸寒而就溫學者去非而從是然鴻之飛也
 不決起直上必以漸而進高學者亦自近小而至遠大猶水之滿而
 後進也意易漸卦初六鴻漸于陸二鴻漸于陸三鴻漸于陸
 鴻漸于陸六四鴻漸于木九五鴻漸于陵上九鴻漸于陸請問木漸
 秘曰易曰山曰止於下而漸於上者其木也哉亦猶水而已矣止於
 上有木漸曰止於下而漸於上者其木也哉亦猶水而已矣下者

丘京氏書則歐陽大小夏侯氏詩則齊魯韓光曰則大小戴慶氏曰大

人之學為道也小人之學為利也子為道乎為利乎或曰或人謂可

獵不饗耕獵乎或曰或人謂可曰耕道而得道獵

德而得德是獲饗也或曰或人謂可曰耕道而得道獵

也是以君子貴遷善或曰或人謂可曰耕道而得道獵

十九年入晉當參也或曰或人謂可曰耕道而得道獵

是謂其可也或曰或人謂可曰耕道而得道獵

惟強克念作聖或曰或人謂可曰耕道而得道獵

不能相就也君子則不然或曰或人謂可曰耕道而得道獵

善夫惡也善而不息則為聖人之徒矣或曰或人謂可曰耕道而得道獵

已丘陵學山而不至于山是故惡夫晝也或曰或人謂可曰耕道而得道獵

百川亦海之類而小故曰學海丘陵亦山之類而小故曰學山或曰或人謂可曰耕道而得道獵

矣或曰或人謂可曰耕道而得道獵

有無益也或曰或人謂可曰耕道而得道獵

之用也或曰或人謂可曰耕道而得道獵

何以異於野鳥或曰或人謂可曰耕道而得道獵

心知其非而不告但外相媚悅或曰或人謂可曰耕道而得道獵

之治產不如丹圭之富或曰或人謂可曰耕道而得道獵

不揚子一墨一屈或曰或人謂可曰耕道而得道獵

知之士相與言則以財與利如其富如其義或曰或人謂可曰耕道而得道獵

俗本下句作如其富如其義或曰或人謂可曰耕道而得道獵

何曰以其所以養養之也以其所以葬葬之至也或曰或人謂可曰耕道而得道獵

惟義所在或曰或人謂可曰耕道而得道獵

子之謂禮或曰或人謂可曰耕道而得道獵

以為養死無以禮也或曰或人謂可曰耕道而得道獵

形還葬而無禮或曰或人謂可曰耕道而得道獵

其財斯之謂禮或曰或人謂可曰耕道而得道獵

或曰荷頰之富以為孝木亦至于頰其饒矣或曰或人謂可曰耕道而得道獵

其財斯之謂禮或曰或人謂可曰耕道而得道獵

機子

用益蓋起魯之富者言荷頹之富是謂能養頹子簞瓢是為曰彼以
 餒矣○光曰於離切或人以為頹氏之親恐不免於餒也
 其粗以飲餓頹以其精以承順彼以其回頹以其貞回和也頹其劣
 乎頹其劣乎至足者外物不能累其內秘曰彼以大馬之養回而
 胡切養本為粗養志為精驕亂爭或曰使我紆未懷金其樂不可量
 疾為邪委空不正其樂為正也
 也求朱衣金印貴者之悞不章言富不足慕此章言貴不足樂皆不
 如學曰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顏氏子之樂也內足樂內
 於紆朱懷金之樂也外樂不足是故假於金朱外物爾乃說樂也
 寫語難也篇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或曰請問屢空之內欲以
 朝揚子也○咸曰或人以揚言頹子樂內而非紆朱懷金故以頹之
 屢空為難非有朝揚子之意也秘曰頹子屢空何為樂內光曰
 言頹子貧賤而資屢空其內何樂之有百註也語先進篇子曰回曰頹不孔雖得天下不
 足以為樂秘曰頹得孔子而臻于道所以樂哉然亦有苦乎樂孔子之
 貧賤為苦乎曰頹苦孔子之卒也咸曰言頹之所苦無他焉惟苦孔

之樂堅秘曰頹子曰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或人瞿然曰
 曰李本作頹苦孔之卓也今從宋吳本也
 曰茲苦也祇其所以為樂也歟秘曰瞿疾視貌或本作瞿
 然曰茲苦孔之卓也何適其所以為樂哉雜記曰見以曰瞿聞名心
 瞿光曰雷音句音支孔子之道至高頹子悅而慕之所以為樂也
 吾才如有所立卓爾曰有教立道無心中尼有學術業無心顏淵曰
 雖欲從之末由也曰有教立道無心中尼有學術業無心顏淵曰
 立有教立道此外無心中尼有學術業無心顏淵曰
 也者當以為心學術業或曰立道仲尼不可為思矣術業淵不可為力
 矣為可學也秘曰據孔子所立卓爾淵淵聞一知十曰未之思
 也孰禦焉曰晉孔者孔之徒歸顏者顏之徒誰止焉

易

為非篤實之真

論奇辭 請問本曰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入也

和則鄭衛不能入也學業正則親說不能傾也事得本則邪佞不能

謬也 秘曰黃鍾為音律之本以生之中正之聲以平之舉是鄭

衛流弊之不能入也惟揚權大舉也 光曰宋吳本確作權今從

李本確堅貌黃鍾為律本聖人為道本老子猶鄭衛也學道者稽諸

聖人既以中正確然聖固 或曰女有色書亦有色乎曰有女惡華丹

奇辭之論何從而入哉 或曰女有色書亦有色乎曰有女惡華丹

之亂窈窕也書惡淫辭之淫法度也 咸曰淫亂也 秘曰淫濁也淫

而揚其波 光曰淫古忽切亂諸子以浮靡之辭 或問屈原智乎

淫其巧辯汨亂道真人多悅而感之以陷於非 或問屈原智乎

勿切 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其智如其智 夫智者達天命審行廢

入則圖議國事出則被遇賓客方正盡忠義有瑕疢如王之瑩磨而不磷今

為之命自沈死如榮也 秘曰原負明正之資不為

楚之忠臣如王如榮也 秘曰原負明正之資不為

文華之流于後世如榮也 秘曰原負明正之資不為

如何其智如何世如榮也 秘曰原負明正之資不為

切而不可樂天知命悲憂憤 或曰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為尚

應至於自沉不足言其智也 或曰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為尚

實賦虛辨○事勝辭則仇 咸曰事有餘而辭不足則實矣 秘曰

子路志仇直 光曰仇口浪切仇謂仇直仇當作仇古或通用 秘曰

直者質之謂也音義曰仇健也一音苦否切 辭勝事則賦 前云

賦爾下註謂賦謂事不足而辭有餘是傷之淫華如辭人 事辭稱則

經者虛過也事辭相稱乃合 秘曰事功省而辭美多則賦頌

切足言足容德之藻矣 咸曰言夸毗之辭足容威施之面言皆藻飾之

爾言足容也若以充足呼之則未可為夸毗之辭也 秘曰言

爾言足容也若以充足呼之則未可為夸毗之辭也 秘曰言

容盛威儀有德則為文章無德則為說令 或問公孫龍詭辭數萬

以為法法歟 秘曰公孫龍趙人為堅白之辯者長書十四 曰斷木為

基挽革為鞞亦皆有法焉 咸曰言莊子曰公孫龍辯者長書十四 曰斷木為

具器用之未者尚有制雙鞞辭無法而為法哉 光曰割擊也 信

本作挽音緩又音歟宋曰挽當作鞞呼願切所以塞履 不合乎先王

之法者君子不法也 仁義之誨人必以規矩君子之訓物也必以

淳

味

季女大聖而好手諸子者惡規其識道也

子不以觀書者譬諸觀山及水升東嶽而知衆山之崩摧也况介丘

乎咸曰惡施猶卑也介小也光曰宋吳本後迹切浮滄海而知江河之

惡沱也况枯澤也咸曰惡沱猶淺未也後迹切介大也惡讀如川

矣况大立乎滄海而觀則知江河之濁小矣况竭澤乎猶習五經

而觀則諸子已小矣况泥泥辭以爲法乎爾雅謂河所渠并十七百一

川色黃郭云潛流地中汨救沙壤所受渠多衆水濶滑宜其黃濁詩

云江有沱論江水大沱水小即天此故止水別出耳光曰惡音鳥

徒河切捨舟航而濟乎瀆者未矣捨五經而濟乎道者未矣無弃常

珍而嗜乎異饌者惡規其識道也條龍莊老申商之類山岨之蹊不

可勝由矣向牆之戶不可勝入矣岨谷也岨曰岨宜讀如陘陘山

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秘曰正曰子戶乎曰戶哉戶哉吾獨有不戶

者矣惡夫不由聖人之道秘曰或曰子亦由孔氏戶乎曰戶哉戶

或公學蒼頡史籀蒼頡多知奇難之字故欲學之秘曰曰史乎史乎俞

於安闕也自言史乎者善之也言勝於不知而妄名不名而闕

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

而說見豺而戰戰情秘忘其皮之虎也羊假虎皮見豺則戰人假

義曰天復本草羊今從諸家本音音聖人虎別其文炳也如虎之

炳然殊異光曰君子豹別其文蔚也蔚有文章而次虎者秘曰

文萃也萃然有文來異於羈絡秘曰變則豹豹則君子

變則虎成曰狸變豹豹變虎豈然和亦循循善誘人也秘曰君子

若取此變更其質去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賣書市肆不能釋義

於香切好說而不見諸仲尼說鈴也鈴以喻小聲猶小說不台大

說鈴也君子言也無擇何所擇乎聽也無淫何所淫乎擇則亂淫

也於香切君子言也無擇何所擇乎聽也無淫何所淫乎擇則亂淫

釋合

聖王一人字

則辟言有可擇則聽亂聽有淫侈則和辟

聽入述正道而稍和者有矣

亦謂其言不正也簡辭賦本欲調以正道而

其辭曰和者矣

咸曰蘇秦張儀述里谷而終究數

歸於正道

而曰於異端者有矣未有孔子之道其較且易也

習異端而入於聖道者也

曰功且易知也

固曰音竟以破切或曰童而習之白紛如也

孰白首而後能言何其較且易曰謂其不姦姦不詐詐也

不詐詐者以正教人

會孔子以正言却之不姦姦也

詐詐也

諸儒佔畢以為博多訊以為辨是以姦敵姦以詐勝詐也

如姦姦而

詐詐雖有耳目焉得而正諸

其姦知懲惡懲惡之義不詐詐者謂不詐詐也

如使姦以敵姦以拒詐學者雖有耳目安得而

正之也

多聞則守之以卓

所守簡要

家之聞守之以經

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

明聖道之卓

何矣

非純理

於正理

易用也

法而易言也

夏屋之為幘蒙也

紅霞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為郭郭也

而能遠暴虐

而關之郭如也

是為已也

亂天下是塞聖人之路者也

亂天下是塞聖人之路者也

楊子三卷

七

寄之主慎禮有則安無
則危慎書習是勝非
 上交不諂下交不驕則可以有為矣
光曰本則危慎書習是勝非
 或曰君子自守奚其交曰天地
子作爲友今從李本
 交萬物生道交功勳成奚其守
曰各從其類自然之理也君子之順天地之交以道而無所逆
 好高而不為高不高矣
曰非朋黨也小人之交謂之朋黨非朋友也
 也哉
則知已所守之聖人之道
 公儀子董仲舒之才之邵也
室遣去之園有葵技奔之不與民爭利也董仲舒曰皇皇求財利常恐乏
 爾
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
 禮智信之用曰仁宅也
也
 也
也

致誠
曰符契使人可憑以為驗
 斯得矣
皆中道
 有意哉
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
 由我
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
 或曰治已
子無此語或問治已曰治已以仲尼之道治其已
 或曰治已
仲尼仲尼奚寡也
 或曰治已
馬以驥不亦可乎
 或曰治已
曰田甫田者秀喬喬思遠人者心切切
 或曰治已
言仲尼之道深遠不可疆學
 或曰治已
德而求諸侯猶大田無功終不能獲今揚子之世當大夫刺襄公無
 或曰治已
田之秀者而取之或人未論故引是詩言今之世而求仲尼猶大
 或曰治已
人指仲尼而盛發遂其獲不可得矣故思遠人之心切切
 或曰治已
不及也猶田大田而少功徒使秀驕上而盛思遠人之心切切
 或曰治已
本甫田而秀驕上而盛思遠人之心切切
 或曰治已
上音旬音喬音驕
 或曰治已
曰日有光月有明

不能之所 **互注** 語難也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或問犂牛之韉

與玄駢之韉有以異乎 成曰犂牛雜色也或問犧牛有不純之色與黑赤之色

也皮去毛曰韉光曰韉苦郭切息營切 曰同 或曰言其為牛

附則異然則何以不犂也 成曰言既為牛之同而宗廟何取玄駢而

乎鬼神不敢以其犂也 成曰致孝于宗廟山川如剗羊刺豕羅賓搗

師惡在犂不犂也 成曰犂牛義見易而雜色可矣故犂與不犂皆用之

卿飲酒義曰朝不發朝莫不廢夕鄭康成云既朝乃飲先夕則罷

其欲為君子則不可無禮文若欲為衆人則何必禮文也 有德者好

問聖人或曰魯人鮮德奚其好問仲尼也 言魯定哀公孟仲季孫皆

儒服儒行定公問君使臣臣曰魯未能好問仲尼故也 成曰夫有德

則好行之今魯人雖問之而不能用也如其好問仲尼則魯作東周矣

必曰欲廣其道 天下有三檢 光曰險猶 衆人用家檢 家人自以

曰師為己之師也 天下有三檢 光曰險猶 衆人用家檢 家人自以

於情欲入自禽門 所謂觸情 必曰如禽獸 由於禮義入自人門 禮曰

仁之所履義者仁之所宜 由於獨智入自聖門 光曰生而知之

獨運明智極深研 或問士何如斯可以提身 提安 祕曰提福也

幾非常人所能逮 或問士何如斯可以提身 提安 祕曰提福也

支社矣 曰其為中也弘深 弘深者心志也 其為外也肅括則可以提

身矣 外威儀也肅敬也括法也 弘深 弘深者心志也 其為外也肅括則可以提

子微慎厥德悔吝不至何元愆之有也 微慎也悔吝不至何元愆之有也

慎之於微則過惡不大 上士之耳用乎德 訓下士之耳訓乎已

順己於微則過惡不大 上士之耳用乎德 訓下士之耳訓乎已

不愆行不和辭故心不耻言行能如此仲尼所敬憚之 孔子憚焉 言不違

行無可慙耻者是全德之 孔子憚焉 言不違

人也故雖聖人猶敬憚焉 孔子憚焉 言不違

行無可慙耻者是全德之 孔子憚焉 言不違

人也故雖聖人猶敬憚焉 孔子憚焉 言不違

行無可慙耻者是全德之 孔子憚焉 言不違

人也故雖聖人猶敬憚焉 孔子憚焉 言不違

大失錄所先

纂圖互註揚子法言卷之二

纂圖互註揚子法言卷第三

問道篇 咸曰身乎克脩道乃

芒芒大道 解也注以混茫之初

天今從昔在聖考 聖人依萬物觀伏義肇畫

公作禮樂仲尼剛詩書之義故篇中皆統論堯舜文王仲尼過則

之事復有非老莊之說注獨指伏羲畫卦以解之不亦謬乎

中不及則不至 諸正者如門人之衆其殆廢幾者惟頽子而已今言

失中不及者謂師也過商也不及之義爾故禮尊中庸書貴皇極此

之謂也注以二五解之其非類矣彼二五者言一特居位安危之象

此統講中庸之義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回之為仁也釋乎不可

範貴皇極之義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回之為仁也釋乎不可

中庸孔子曰道之不正者非妄周也及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

妄周咸曰中而正者非妄周也及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

貴乎大中自然之道 乎荒夷曠之天不莫能易也

也者通也無不通也 萬物由之以通謂萬物由之以通與正文相反矣

也者通也無不通也 萬物由之以通謂萬物由之以通與正文相反矣

也者通也無不通也 萬物由之以通謂萬物由之以通與正文相反矣

也者通也無不通也 萬物由之以通謂萬物由之以通與正文相反矣

也者通也無不通也 萬物由之以通謂萬物由之以通與正文相反矣

也者通也無不通也 萬物由之以通謂萬物由之以通與正文相反矣

宿安也安而久之則壯左氏傳曰官宿允治天下不待禮文與五

其業光曰宿蓄火也以諭藏之於身五禮五教始於黃帝而備於堯舜

教則吾以黃帝堯舜為疢贅信成曰五禮五教始於黃帝而備於堯舜

外物爾疢贅體之外物者也信成曰五禮五教始於黃帝而備於堯舜

為治若信治天下不俟禮教則黃帝堯舜其為外物邪光曰疢贅

未切贅之端切疢或曰太上無法而治法非所以為治也太古無法

贅言冗長無用也或曰太上無法而治法非所以為治也太古無法

陶然自化疑今之制無益於道秘曰鴻荒之世聖人惡之或曰

近禽獸而無禮秘曰是以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下至於堯舜君臣大

成也秘曰伏羲大明天地之撰畢天下之能事而唐堯順考古循

以天下讓是法始於伏羲而成乎堯光曰伏羲始畫八卦造書

煥乎其有文章匪伏匪堯禮義峭峭聖人不取也禮所謂猩猩鸚鵡

能言夫義堯之上道若鳥獸徒然多言爾故聖人獨取義而下

峭峭不義堯之上道若鳥獸徒然多言爾故聖人獨取義而下

峭峭不義堯之上道若鳥獸徒然多言爾故聖人獨取義而下

峭峭不義堯之上道若鳥獸徒然多言爾故聖人獨取義而下

峭峭不義堯之上道若鳥獸徒然多言爾故聖人獨取義而下

峭峭不義堯之上道若鳥獸徒然多言爾故聖人獨取義而下

峭峭不義堯之上道若鳥獸徒然多言爾故聖人獨取義而下

峭峭不義堯之上道若鳥獸徒然多言爾故聖人獨取義而下

峭峭不義堯之上道若鳥獸徒然多言爾故聖人獨取義而下

峭峭不義堯之上道若鳥獸徒然多言爾故聖人獨取義而下

峭峭不義堯之上道若鳥獸徒然多言爾故聖人獨取義而下

峭峭不義堯之上道若鳥獸徒然多言爾故聖人獨取義而下

峭峭不義堯之上道若鳥獸徒然多言爾故聖人獨取義而下

峭峭不義堯之上道若鳥獸徒然多言爾故聖人獨取義而下

峭峭不義堯之上道若鳥獸徒然多言爾故聖人獨取義而下

峭峭不義堯之上道若鳥獸徒然多言爾故聖人獨取義而下

峭峭不義堯之上道若鳥獸徒然多言爾故聖人獨取義而下

峭峭不義堯之上道若鳥獸徒然多言爾故聖人獨取義而下

峭峭不義堯之上道若鳥獸徒然多言爾故聖人獨取義而下

別

僻

夫

於

準未

加七賦之所養中於天地者為中國五政五常之政也七賦五穀

度均也或曰古者言天賦者有三其一曰周鼎言天地各中其

下北極之下為天地之中今上註引是義此註引士圭測景土圭

之所養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天地之中則為中國矣

此而往人也哉文但論華夷之禮樂爾註引諸子非其旨焉或曰

夷狄無異禽獸其所謂禮樂者安足取哉互註易繫辭過此以聖人

之治天下也礙諸以禮樂礙眼也止以為佳無則禽異則貉或曰左

則禽異禮樂則貉吾見諸子之小禮樂也不見聖人之小禮樂也

孰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吾見天常五常為帝王之筆舌也天常五

之道著于五常猶書言之意著于筆舌光曰天常即禮樂也言治

筆而書無舌而言也智也者知也夫智用不用益不益則不贅虧

矣或曰用謂任用之益謂尊益之夫智者無不知也用之益之則惟

陶皆有然者何窮之云哉弗用弗益之則囊括而秘退藏於密故

顏守一瓢而道弥光孟著七篇而各愈彰皆有餘者也何虧之云哉

顏守一瓢而道弥光孟著七篇而各愈彰皆有餘者也何虧之云哉

顏守一瓢而道弥光孟著七篇而各愈彰皆有餘者也何虧之云哉

顏守一瓢而道弥光孟著七篇而各愈彰皆有餘者也何虧之云哉

顏守一瓢而道弥光孟著七篇而各愈彰皆有餘者也何虧之云哉

顏守一瓢而道弥光孟著七篇而各愈彰皆有餘者也何虧之云哉

所以受益不受益於智無一贅之虧矣光曰不贅虧不蓋衍字有
 見用受益不受益於智無一贅之虧矣光曰不贅虧不蓋衍字有
 者能知其可以然則因而導之耳苟或恃其智巧欲用所不可用益
 所不可益譬如人之形骸益之則贅損之則深知器械舟車宮室之
 虧矣孟子曰所為惡夫曰智者為其鑿也深知器械舟車宮室之
 為則禮由已必曰深知制度之所為則禮無不在已子曰制度在禮
 人因物之性制而用之性而行之苟或識聖人之或問大聲
 心則禮雖先王未知有可以義起也故曰由已或問大聲
 大曰非雷非霆隱微久而愈盛戶諸聖尸主也雷霆之聲聞當
 本曰宋吳本駁作茲今李或問道有因無因乎
 因否則革華與因雖異隨變而通理也故先王之世世相反而其道
 變之無常道太矣曰夫道有因有循有化有革而能循之與道神之
 革而化之與時宜之故因而能革天道乃得革而能因天道乃馴夫
 物不因其革之匪時物不成故知因而能革物失其紀則知革而不知
 物失其均革之匪時物失其基因而能革物喪其紀則知革而不知
 家之矩矱也矩道或問無為曰奚為哉應化而已
 之動成敗之效也或問無為曰奚為哉應化而已
 何為在昔虞夏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視天民

之阜也咸曰阜盛也垂衣姓手紹樂之後纂紂之
 餘法度廢禮樂虧安坐而視天民之死無為乎紹樂者成湯也纂紂
 湯武不可安坐視天下民之死而欲無為也所謂可則因否則革矣
 應變順時故迹不同致理而言皆非為也祕曰湯武革命應天順
 人自然有為之時光曰宋吳本
 皆作天民無李本作天下民
 也見則難蔽聞則難塞人為太古如絕禮樂以塗塞人之耳目
 樂非是塗塞人之耳目使其純愚老子曰古之治
 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故欲提仁義絕滅禮學曰天之肇降生
 民使其目見耳聞是以視之禮聽之樂因其耳目而節之
 能聞是以聖人配也作禮以如視不禮聽不樂雖有民焉得而塗諸
 養其視應天作樂以養其聽則安用塗之如其視和聽滯雖欲塗之
 成曰言重民視聽皆由禮樂則安用塗之如其視和聽滯雖欲塗之
 未由也巳祕曰視聽無禮樂則大亂雖有民焉得而塗之
 聖人所以能使其民者以有禮樂也若皆去之則民或問新敝曰
 將散亂而不可制雖欲取其耳目而塗之安可得哉或問新敝
 教之隆殺如曰新則襲之敝則損益之值則日新則襲而因之值其
 衣之新敝曰新則襲之敝則損益之
 猶初革命之始也敝猶父守成之際也東革命之始制未立姑仍
 舊貫故曰襲之守成之際觀可而變故曰損益之孔子曰殷因於夏

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此之

謂矣秘曰政教之隆則因而襲之敝則革而損益之或問太古德

懷不禮懷秘曰道家尚德而薄禮故言嬰兒慕駒犢從焉以禮焉安

也言太古之民歸於上也猶嬰兒之慕母駒犢之慕母也曰嬰兒乎

之從乳安用禮秘曰二者俱懷母之德也曰嬰兒乎難無禮也

今若亡禮人皆嬰犢矣可乎○嬰犢母懷不父懷秘曰禽獸知有母

曰嬰兒之未有知犢之畜類乃母懷而已母懷愛也父懷敬也獨母而不父未若父母之

懿也兼乎愛敬而後盡其美善成曰言今或去禮則人獨知母而

愛敬之道豈直以德而不禮是與其嬰犢也秘曰懷父母乃

之懷曷若夫人父母之懷之美也秘曰美也狙詐之家成曰狙詐也宋

養之成群有朝三暮四朝四暮三之言以欺籠之故莊子曰聖人以

智籠群愚亦猶狙公以智籠衆狙也狙詐之家猶言巧詐之家楊子

善詐故以為各猶狐疑猶豫之類秘曰狙詐之家猶言巧詐之家楊子

狙詐之計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成曰言我非巧詐之計可以不戰

義亦能不戰而服人與堯舜之道何異曰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

項漸襟堯舜乎堯舜之言屈人之兵則或血濡染其項漸清其襟此豈

堯舜至于汗血之需項漸襟亦可謂術玉而賈石者其狙詐乎

其玉而賈石以石此巧詐之為也可乎術玉而賈石者其狙詐乎

術玉而賈石以石此巧詐之為也可乎術玉而賈石者其狙詐乎

亡無成曰言有詐與無詐誰優誰劣曰亡愈秘曰無愈於有

也誅不若亡國猶勝或曰子將六師則誰使成曰子將楊子也言無詐

也誅不若亡國猶勝或曰子將六師則誰使成曰子將楊子也言無詐

無權謀則武備闕光曰必尚奇勝秘曰或者疑其曰御得其道則

天下狙詐咸作使成曰得漢高祖用韓彭越陳平之徒御失其

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操其御則反臣皆叛光曰若曹故有天下

者審其御而已矣成曰修德任賢則舞而兩階而三苗格故仁者無

道光曰當以或問威震諸侯須於征歟狙詐之力也如其亡成曰

征伐諸侯以為威秘曰資狙詐其可亡乎光曰言立威必曰威震諸

侯須於狙詐可也秘曰如五霸未若威震諸侯而不須狙詐也成曰

德威之秘曰或曰無狙詐將何以征乎成曰言征伐必須此乃可

曰若三王秘曰若三王者亦皆有征伐

禮所損益可知也

五

傷

穴故

蚓

甚銘云

止

目

宋欲

正正

名劫

甚

非

台

曰縱不得不征不有司馬法乎何必狙詐乎成曰言不得已須征之自有周禮司馬之法何

必詐哉秘曰周官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若不得征當用是法何必狙詐哉光曰同馬法齊人所述古兵法近正道者申

韓之術不仁之至矣法曰申不害韓非之術不先教化專任刑若何

牛羊之用人也峻刑戮之術制民如牛羊臨之以刀俎故曰若何

用入則狐羆蟻蝮不腹臙也臙臙也冬則臙取百獸故狐羆至是死矣臙臙也寅應劭天

也呂氏春秋曰南呂之月蟹蟄入為蟻蝮至是絕矣夫以申韓刑

名如牛羊之用人則人之生也何可久乎其趨死猶狐羆蟻蝮或曰刀

不利筆不銘而獨加諸砥成曰砥磨石也不亦可乎筆刀鈍利之以砥

申韓行法以殺亂如刀砥亦所以利之也秘曰民不遵禮教而加

之刑名不亦可乎銘當為銘砥所以砥礪鋒者也筆之有鋒故喻去

本曰息廉切古以木為筆或者亦可砥乎曰人砥則秦尚矣秘曰秦

亦猶刀之割肉以人為砥砥之其也秦之嚴刑難復尚矣秘曰秦

尚刑法而加諸人光曰言用法以礪人如用砥以砥刀則莫若秦

為尚矣其或曰刑名非道邪何舉世自然有之不可推也曰何必刑名

秘曰刑名非正道邪何舉世自然有之不可推也曰何必刑名

禁擊劔反自眩刑亦皆自然也成曰言雖御技皆可自然而

今從也吳本若自然者皆謂之道則圍棊欲以智巧惑人自

感擊劔以害人有時而自害刑名各欲以制人有時而自

也然由其大者作正道由其小者作姦道大者聖人之言小者諸子之

禁擊劔雖亦自然然非道也謂刑名之姦註乃別為一段以聖人諸子

謂仁德之化小者小道也謂刑名之姦註乃別為一段以聖人諸子

禮之所去刑之所取未嘗捨禮樂而專刑名也夫刑者所以治者

禮樂所以安固萬世所用者大刑也則其為姦正則異矣或曰申韓之法非

法歟光曰以上言太上無法曰法者謂唐虞成周之法也成曰曹

禮樂為之法如申韓如申韓成曰再言者疾之與也秘曰法者謂

韓者何足為法莊周申韓不乖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氏

之孫其如台言以數子之才苟不聖人之術漸染其心於篇籍

切音子賅或曰莊周有取乎曰少欲當簡質之益焉成曰言莊周

切音子賅或曰莊周有取乎曰少欲當簡質之益焉成曰言莊周

切音子賅或曰莊周有取乎曰少欲當簡質之益焉成曰言莊周

切音子賅或曰莊周有取乎曰少欲當簡質之益焉成曰言莊周

舜
問

探
秘

剛
无

離

隙

肆
在肆
玩

不
能

成曰聞當作問字之誤也孟子謂類淵其聖人之體而微此稱未達

一問問際也言去聖人不遠惟一際之地爾今諸本皆作一問非也

神道不遠潛心則至天神天明照知四方神在神所潛而巳矣

神道不遠潛心則至天神天明照知四方神在神所潛而巳矣

神道不遠潛心則至天神天明照知四方神在神所潛而巳矣

神道不遠潛心則至天神天明照知四方神在神所潛而巳矣

神道不遠潛心則至天神天明照知四方神在神所潛而巳矣

神道不遠潛心則至天神天明照知四方神在神所潛而巳矣

神道不遠潛心則至天神天明照知四方神在神所潛而巳矣

神道不遠潛心則至天神天明照知四方神在神所潛而巳矣

神道不遠潛心則至天神天明照知四方神在神所潛而巳矣

神道不遠潛心則至天神天明照知四方神在神所潛而巳矣

神道不遠潛心則至天神天明照知四方神在神所潛而巳矣

神道不遠潛心則至天神天明照知四方神在神所潛而巳矣

神道不遠潛心則至天神天明照知四方神在神所潛而巳矣

神道不遠潛心則至天神天明照知四方神在神所潛而巳矣

神道不遠潛心則至天神天明照知四方神在神所潛而巳矣

神道不遠潛心則至天神天明照知四方神在神所潛而巳矣

神道不遠潛心則至天神天明照知四方神在神所潛而巳矣

明遠著古昔之嗜嗜傳千里之志志者莫如書

嗜嗜所不見志志心

書畫之書昏昏猶喋喋志志猶勉勉言言畫畫者所不不

言傳千里勉勉之懷也○祕曰嗜嗜不可知也志志自強勉也古昔

道也自勉者君子勉為君子小人勉為小人也○光曰嗜呼昆切志

切武中故言心聲也書心畫也野二者之末皆由於心○祕曰心有之

言焉書焉是以似之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光曰觀書斷可識也

畫者君子故人之所以動情乎○成曰君子所動情者道小人所動情

中而形聖人之辭軍渾若川渾渾若大川之流○祕曰順則便逆則否者

其惟川乎○光曰順之則便易逆之則不行○或曰仲尼聖者歟何不

能居世也○曾范蔡之不若○成曰不能曲傳以圖用如范蔡蔡澤之

秦澤燕人也說蔡澤而代唯為相言孔子不如○曰聖人者范蔡乎○

光曰仲尼若為范蔡之行則亦為小人安得為聖○或曰淮南大史

公者其多知歟曷其雜也○曰淮南王安著書二十餘萬言太史公

知哉何其不絕如雜也雜謂安作內善外善又曰雜乎雜不絕所以

依中篇言神仙黃白之術遷序九流百家雜語曰雜乎雜不絕所以

為雜○光曰言人病以多知為雜惟聖人為不雜○知皆歸于正書

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言書不經多多贅矣○動而愈為成曰

也夫書畫與言不由乎經典為道之靈亦多多矣○光曰言書不

合於經知之愈多則愈為害而無用若身之有贅然贅附肉也○或

曰述而不作玄何以作○成曰揚子著太玄經所謂玄者一也大地陰

故有九州九生二十七故有二十七節二十七生八十一故有八十一

一家遂為八十一首故有三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七生八十一

日七百一十九贊而當周天之變一歲之紀節候鍾律星斗五行成

著焉今或人以為孔子述而不作疑太玄不當作故問之○祕曰孔

子述而不作曰其事則述其書則作○言者老彭好亦古事孔子此之

大成一家之書故作之也○或曰孔子述事者有矣然何嘗作書乎

成曰當孔子之世周室下衰詩書淆亂禮樂崩壞先王之制無一而

正者故孔子區區於道以述古事而詩書定禮樂約史記而修春秋

復與諸侯門人更議典制然後各得其所以明道立教盡在是矣何

煩更作書哉故所以述而不作者蓋此也○非不當作之也當子雲之

時則不然六經皆更聖人之所定漢興已久稍為諸儒討正故無古

煩一作須 刪 樂 史

天 雜 談 淮

易子四

五

欲聞其義秘曰語君子不出諸口咸曰耻言之也秘曰夫嘗言君
問誰何以慈子之道光曰鄰莊淫誕之語君
道也

纂圖互註楊子去言卷第四

纂圖互註楊子去言卷第五

問明篇窮神知化是謂明

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咸曰明哲之人也見遜于不虞秘曰遜上順虞

非理以保天命咸曰不虞猶不度也遜順也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

謂雖有明智旁燭無疆不能思不虞之患而預防之使墜失上天福

微也咸曰天微研我極深規於未兆者或曰論聖賢之明智或問明曰

其至矣乎在於至妙之人咸曰言窮微乃聰明至極之美也秘

無目也咸曰言不聰不明雖有耳目與無同也不聽實無耳也不明實

義復問大者一敢眩乎惟天為聰惟夫為明夫能高其目而下其耳

瞽

智一作哲

者匪天也夫自高則無所不照耳下則無所不聞言人高其目則

成曰眩上猶昏而具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聽之卑而及

于民則耳可謂下矣故明王之所以不奔市并商賈之言者蓋此也

關主則不然光曰音義曰胡有勿敢也德遂貌光謂物之視也

所以是遠耳或問小每知之可謂師乎曰是何師歟是何師歟天下

小事為不少矣不能算每知之是謂師乎人知之豈皆師乎師之貴

也矣大知也必曰資者志其大者大知聖人

相雞狗齊其淵翰雖如何足師乎孟子疾過我門而不入我室

初或曰亦有疾乎光曰問揚子曰披我華而不食我實

太玄或曰門與華謂法言室與實謂太玄言孟子七篇與法言為

教一也但無太玄爾註以華為賦實亦為法言恐非其意秘曰孟

子與子雲俱遊於人之門而不入室孟子不言易而子雲

易是以謂之夫易者禮法之所宗仁義之時力言仁義時君德謂之

我華不言其易故曰不食我實孟之時力言仁義時君德謂之

假言易乎揚揚之示人之宗本耳光曰音雙洽也皆謂之

窮微探本不感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或謂仲

尼事彌其年蓋天勞諸病矣夫

夫秘曰仲尼彌年行教蓋天勞之其病

亦因病矣莊列之論如此曰天非獨勞仲尼亦自勞也天病乎哉

勞何病之有光曰天曰行一周輪一變未嘗休息何病乎天樂

天運行無窮聖樂聖自然樂其道矣光曰言天聖各得其道行之

樂或問鳥有鳳獸有麟鳥獸皆可鳳麟乎

麟亦猶凡夫不可得及鳳

人之道秘曰疑夫稀驥之馬亦驥之乘也

光曰言鳥獸不可為鳳麟猶庸人不可為聖曰羣鳥之於鳳也羣獸

之於麟也形性殊別豈羣人之於聖乎鳥獸大小形性各異人之

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豈有異乎所不同者惟道耳或曰甚矣聖道

無益於庸也聖讀而庸行蓋去諸必曰聖道不益於庸愚之人讀其

行無以異於庸人蓋去此俗儒乎曰其矣子之不達也聖讀而庸

行猶有聞焉去之阮也

盛曰言讀之尚有聞聖人之道者去之則雖

陷矣尤曰李本阮作阮五官以今後宋吳本言俗儒雖不能行聖

入之道猶得聞其道而聖諸人愈於忘也若患其無安而遂去之則

李

從

人也

論

與秦之阮阮秦者非斯乎投諸火斯李斯也咸曰陷聖人之道於秦

儒何異哉此猶仲尼不去其羊以存告朔之禮祕曰阮秦使下有王

道者非李斯乎以書籍投諸火光曰斯此也言諸儒之所以見阮

於秦者亦以聖蹟庸行好橫議以非世故秦人深疾之或問人何尚

其書焚之若使秦之法遂行於世則聖人之道絕矣或問人何尚

曰尚智祕曰仁義禮信非智曰多以智殺身者何其尚曰昔臯陶以

其智為帝謨殺身者遠矣咸曰謨謀也臯陶為士臯帝奔謀其

以其智為武王陳洪範殺身者遠矣咸曰洪大也範法也周武王既

之大法後封於朝辭何殺身者有光曰節智為邪仲尼聖人也或

貪利徇名則殺身用智明道時然後言何害之有精明成曰

劣諸子貢祕曰叔孫武叔陳子貢辭而精之然後辱如也論語云叔

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

警之宮繡賜之縞也及有闕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繡數初不得其門

而入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泰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

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猶天之不可

階而升也此於戲光曰宋吳本作烏呼今從觀書者達子貢雖多

亦何以為慎哉咸曰言無慎於子貢之明師道也光曰李本慎作

聖人之道難知而不可及遂徒成湯丕承也文王淵懿也或問丕承

而由小致大不亦丕乎咸曰由七十里王天下祕曰由小國華夏

以天不亦承乎順乎天書曰天命極之承奉也淵懿祕曰問曰重

易六爻不亦淵乎咸曰淵深也夫浸以光大不亦懿乎咸曰浸漸也

分天下有其二漸也夫震為或問命必曰世稱曰命者天之命也非

人為也祕曰天命壽人為不為命咸曰夫可為命請問人為咸曰問何

為曰可以存亡可以死生非命也咸曰夫可為命請問人為咸曰問何

人為之則死釋之則生豈命也哉命不可避也祕曰天之降年有

下動而徵病行而招死命乎命乎自論伊感咸曰言若立夫巖牆之

謂命乎故禮不登高不臨深者也 必曰處乎危險動為病之徵行

為死之招豈曰命乎孟子曰知命者不立乎岩牆之下 光曰巖牆

之牆也 崩吉人凶其吉 光曰楚莊王以無災為懼曰天豈棄志不勤

猶以為得也 凶人吉其凶 光曰凶人以凶為吉故至大凶不懲不勤

而任天命得凶猶以為吉也 人事 辰乎辰 數時所也 咸曰

去之速也 郭璞云辰亦時也 君子競諸 進德脩業欲及時也 必

時也 諱言敗俗 咸曰李宋吳本諱皆作諱女耕切字書諱小聲也宋

作感亂後生故敗俗也 諱好敗則 書敗先王之法 姑息敗德 必曰

終破大道管子曰凡民之從上也 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 擅

也 曰細人之愛人也 以姑息姑息苟容取安 君子謹於言 法不非慎

於好 則曰民為之 亟於時 德脩業欲及時也 不可苟安易曰君子惟

見震風之能動蟄也 雷風非不烈不能動蟄 聖教非不服不能

之 贖五怪切言妄急 或問君子在治曰若鳳在亂曰若鳳或人不論曰

采之恩矣曰治則見亂則隱 隨時之義美之大者治見亂隱鳳之德

治則見光 鴻飛冥冥其人何慕焉 君子潛神重玄之域世網不能制

制之 街字 鴻飛冥冥 取也 鴻高飛冥冥 雖弋人執繒繳何所施巧而取

焉 今慕或為慕 鴻明遊集食其絮者矣 遊集者類聚羣游得其

也 光謂逆取曰慕 鴻明遊集食其絮者矣 遊集者類聚羣游得其

君子非道德之祿不居 咸曰遊行難也 猶憚也 明當為鵬鵬南

慕 非 遊 擬

北

時未可而潛不亦真乎得潛之正可而升不亦利乎得義之通潛升在已用之

以時不亦亨乎行止不失其所得嘉之會或問活身或曰隱或問活身或曰問

也亦曰用明哲保慎其身也如庸行翳路衝衝而活君子不

貴也所謂周之生也幸而免君子不貴也如庸行翳路衝衝而活君子不

兩龔之絜其清矣乎楚人龔君實龔長情蜀莊沉真秘曰龔勝龔舍皆楚人

治苟得所謂沉真也蜀莊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見不

何以加諸秘曰隱肆成都久幽也舉茲以旃不亦寶乎秘曰

也言舉此諸德以議之吾珍莊也吾難為也或曰言居莊之道為難

否曰好大者為之也秘曰好大言者顧由無求於世而已矣秘曰由

無所求於世允哲堯舜之重則不輕於由矣或曰孟子曰天下與人然則

其行止此耳允哲堯舜之重則不輕於由矣或曰孟子曰天下與人然則

者不謂堯舜之子而謳歌舜由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後舜哉故揚

乃謂信以堯禪舜之重為智則必不輕授天下於由矣或曰詢事考言三載

父麗耳不亦宜乎累積也好大言而累日滋久以至相勝秘曰累刻猶累

莫辨真偽不亦宜乎秘曰宋吳本克作刻灑作洗今從李本灑音洗

庸常則見信秘曰靈壇鬼神之神也靈壇之威宜夜矣乎秘曰夜言何以欺愚不可

靈壇之威宜夜矣乎秘曰夜言何以欺愚不可

靈壇之威宜夜矣乎秘曰夜言何以欺愚不可

靈壇之威宜夜矣乎秘曰夜言何以欺愚不可

朱為翺翺歸其肆矣朱為燕別名也肆海肆也

以朱為為燕非謂矣朱為隨陽之鳥謂焉也周禮以黑鳥為燕此注以

或肆非獨海蓋其南北所止之區肆

其羽止集之肆飛歸其肆傷時之言也

云羽止集三百六十為之長是也

來以時不累其或曰矣取於朱為哉曰時來則來時往則往

來則來時之謂歟

亡豈朱為之若哉

書而卒死乎說難敢問何反也

非時作孤憤五蠹說難之書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於秦秦王見之

曰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秦因急攻韓王始遣非使秦

斯遺非樂日殺注謂入闕于秦王伏劍死之難而免於各耳

韓之諸公卒如其言何相反邪司馬氏曰余獨非韓子為說難而不能

曰說難耳

本無其字今從李本探人心而曰何也曰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

求合則無所不至適足取死

選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

之有光曰確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

邪說何主之類色憂其不合則或曰說之不合非憂邪

非半憂說之不合非謂韓非光曰宋吳本曰說不由道憂也

此君子之聖人所憂曰道而不合非憂也

於說難也

旁明厥思謂成曰旁黃厥凡也言凡所慮廣能明悟而歸諸正者之

聖人之道問行曰旁通厥德動情不能得由一塗由一塗不可欲知

宜廣其思問行曰旁通厥德動情不能得由一塗由一塗不可欲知

道宜廣其思問行曰旁通厥德動情不能得由一塗由一塗不可欲知

揚子五卷

贊于神明

之旨

假不假

皆若幽弘橫度絕于爾言成曰言幽深弘大之間縱橫量度之制皆
是皆其幽周于天也以其絕于近未始得諸正 爾言曰謨寡見
爾言者言其廣度絕言其高絕于近言言去之遠也 爾言曰謨寡見
曰疾世人之蔽於近小而遺其遠大 吾寡見人之好假者也爾文之視
焉所謂 聽假則爾焉惟曰假一本作假古字也我寡見人之好遠者
而所謂 聽假則爾焉惟曰假一本作假古字也我寡見人之好遠者
道滿門 言此談過也學先王之術者亦滿門耳曰不得已也
已則已矣 言此談過也學先王之術者亦滿門耳曰不得已也
本李 得已而不已者寡哉夫以策試而後學者為官也得不策試而
也 得已而不已者寡哉夫以策試而後學者為官也得不策試而
也 得已而不已者寡哉夫以策試而後學者為官也得不策試而
人之道者君子也人亦有好盡其心矣未必聖人之道也
于韓則入于揚墨 多聞見而識乎正道者至識也曰一多聞
見而識乎邪道者迷識也 見而情愈偽也曰李非而傳 如賢

說志者莫辯乎詩在
義為揚其志者備乎詩 說理者
莫辯乎春秋 義曰傳
辨有三例情有五不夫其理若
備乎春秋 義曰明事理之是非

人謀之美也詛人而從道咸曰美善也猶仲尼夾谷之會
帝王之道從秦孝公以強國 或問五經有辯乎曰惟五經為辯說天
可論政事 有五行六子十數三才備乎易說事者莫辯乎書
三王之業政事隆殺備乎書 說體者莫辯乎禮咸曰事之辨也
正其辨者備乎禮 捨斯辯亦小矣咸曰捨五經皆小說也
春木之莖兮援我手之鵲兮 春木之莖然而生鵲若孔氏答導人心有
援我手相與游於之鵲乎而安之 猶言淳也莊子曰聖人鵲居而
穀食尸子曰鵲居 徒渾切發音爰去之五百歲其人若存兮
作亡今從宋吳本 徒渾切發音爰去之五百歲其人若存兮
中尼錯誤而其人在 徒渾切發音爰去之五百歲其人若存兮
在按孔子以魯哀十六年卒去漢元子雲始生凡四百二十
百九十八歲言五百歲者舉其成數 或曰饒饒者天下皆公也矣
其存 說爭聲也光曰李本說作說今從宋吳本 說交切曰量

賜子孫

二

是為也天下之亡聖也久矣其義雖存言天下無復能尊用聖道者

遠也不為為徒是為也言說者徒是為天下雖去聖才猶

聖尚存安能亂哉秘曰曼無也今之學者無如是為之也以其去

能求其是者而從之天下之無聖人已久矣故衆說無所折衷言無

非師則爭強固白矣其所習毀所精而精之是在其中矣秘曰赤子

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精而精之是在其中矣雖識親因

其愛而不知禮之序未學雖習師溺其說而不明道之正然為能精

而益精之則聖與雜其道當各辨於其中矣若秦儀荀孟彼然自殊

秘曰精是者是精之精非若非精之各在其中矣光曰宋吳本是以

作各今從李本聖人之道布在方策賢者得其大不賢者得其小各

得其一端而不能粹美若有或曰良玉不彫美言不文何謂也曰玉

人精心以求其是不離其中矣或曰良玉不彫美言不文何謂也曰玉

不彫璵璠不作器秘曰璵璠宝玉也器圭璧也書曰如五器卒乃復

切璠所言不文典謨不作經秘曰言之有文如天之有象易曰觀乎

衣切言不文典謨不作經秘曰言之有文如天之有象易曰觀乎

作尼祖述堯舜之文其典謨所以作經光曰商司馬子長有言曰五

言文之不可以已虎豹之鞶帶大羊之鞬商司馬子長有言曰五

經不如老子之約也當年不能極其變終身不能究其業秘曰司馬

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明其學當年不能究其

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言道家以約約而易操事小而功多是

謂不知老子之約也班固曰論大道曰若是則周公感孔子賦

則先黃老而後六經此其所蔽也曰若是則周公感孔子賦

非言則周孔古者之學耕且養三年通一經無訓解也光曰李本

是言則周孔古者之學耕且養三年通一經無訓解也光曰李本

非言則周孔古者之學耕且養三年通一經無訓解也光曰李本

非言則周孔古者之學耕且養三年通一經無訓解也光曰李本

非言則周孔古者之學耕且養三年通一經無訓解也光曰李本

非言則周孔古者之學耕且養三年通一經無訓解也光曰李本

言所謂可觀者觀其如觀兵開關以來未有秦也

德爾秦何德之有無可觀則秦之篡不言可知

以道論秦兵之由而注兼王莽亦龍蛇足矣且云莽以詐篡不以道

豈有以道篡人哉甚非謂焉必曰賈誼曰秦有餘力而制其弊

亡遂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槽兵之盛也揚子貴儒學而賤兵疆魯國嘗為

如秦者或問魯用儒而削何也齊楚所侵故譏問之曰創土國

之國何魯多儒而日削益人曰魯不用儒也昔在姬公用於周而四海

皇皇真枕于京莫定也定就猶言安枕也四海皇皇美盛安枕無虞

歸仰于京師光曰四海孔子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章宜為

既平則王者安枕于京師孔子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章宜為

博博蓋古通用也博博懼也魯定以十年與齊景公為夾

儒故也三日不朝孔子行言不聽用孔子故也如用真儒無敵於天

下安得削而諸侯疆者霸業而已是無敵於天下浩浩之海濟樓

航之力也濟渡也言渡大海在舟船興大治航人無揖如航何

無不樂之具效治之其如國何光曰海以喻難航以喻國航人

以喻儒或曰奔壘之車沉○言治國及脩身者如車奔舟覆故

以喻勢位或曰奔壘之車沉○言治國及脩身者如車奔舟覆故

敵壘者可謂可救乎曰否則不可言用奔沉之車航或曰焉用智

不能解救難也今有患難曰用智於未奔沈言奔沉吾猶人也必也

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光曰制太寒而後索衣裘不亦晚乎御思在於未

預防光曰言乘國者其如乘航乎航安則人斯安矣航傾則人危

矣國安則其人安矣惠以厚下民忘其死咸曰言君以恩惠厚養其

惠以衛上君念其賞咸曰言臣以忠勞衛翼其上則君思行自後者

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後上必以其言下之發先必以其身誠哉是

言也必曰謙之尊也光曰言志不或曰弘羊摧利而國用足蓋推

諸論平推之一巖之中帛得五百萬疋天下益鐵盡籠天下貨物而均

足國用曰譬諸父子為人父而摧其子縱利如子何揚子賤摧利之例

父執與不足卜式之云太亦匡乎享弘羊天乃大雨式之所云不亦

易

此嘲温

誠違專

天正或曰因秦之法清而行之亦可以致平乎曰譬諸琴瑟鄭衛調
 俾變因之亦不可以致蕭韶矣必曰秦毀城禮義專任刑法警如琴瑟
 能致正聲矣言慘酷之法不可以致和平也韶舜樂也晁錯曰秦法不
 令煩滲刑罰暴酷變曰蕭韶九成鳳凰來儀光曰調徒弔切言必
 應更或問處秦之世抱周之書益乎或曰李斯上言請史官非秦記
 張世之書故時獨得存其周易而已此抱周書者蓋易也言人有居秦
 之世獨抱周之易可益乎秘曰周之書若周禮周樂周書周禮周樂周
 見易象與春秋之類傳曰韓宣子適魯曰舉世寒貂狐不亦燠乎貂狐之
 溫燠成曰言貂狐一裘於體雖燠不能救天下之寒周易一經於
 時雖存不能勝天下之暴秘曰率世方與服貂裘裘之衣亦可
 以禦寒而回燠德秦世之酷拘孔義之術可以自治之矣或曰炎之
 治光曰天下無道而獨得先王之術可以自治之矣或曰炎之
 以火沃之以湯燠亦燠矣言秦燒詩書坑儒士於湯火之中信苦大
 貂狐之為燠若用湯火亦燠矣猶言何必周書之為治若用刑曰燠
 法亦可治矣光曰言用秦之法以治秦之民亦孰敢不從曰燠
 哉燠哉時亦有寒者矣數其秦之無道也時亦有寒者謂四胎隱
 秘曰數湯火之燠非所謂燠也天時自有太寒矣○非其時而燠之
 光曰言雖不得已一時暫從而中心不服終致乖亂

亦不可以至矣天由其時人由其道非其入之不可見非道之
 非其正道而以刑法行之使至治不可以至矣言秦法一時之利非
 素治也○光曰用秦之法以求治猶冬而望生春而望獲一時之利非
 適楚而北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秦法酷矣吏又毒之○秘曰秦之
 終不能致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秦法酷矣吏又毒之○秘曰秦之
 有司乃以參酷為能是負其法度矣刑法志曰秦專任刑罰躬操文
 墨畫斷獄夜理書有程決事日縣石之一○光曰秦法雖酷亦至在
 於求治而有司又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秘曰聖人以禮義秦弘
 為文巧以亂之

違天地之道而天地違秦亦弘矣或曰言天地以生育為本秦以殺
 萬世之君天地止以二世成也是違秦亦大矣○秘曰天地生五行
 之性而仁義禮智信備矣秦毀成之專任刑法是大違天地也秦自
 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止二世而亡是天
 地違秦亦大矣刑法志曰秦始皇兼吞戰國遂毀堯王之法滅孔誣
 之官

纂圖互註揚子法言卷第五

揚子法言

纂圖互註揚子法言卷之六

五百篇咸曰於其未至而誘之自非聖人則

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咸曰靈萬靈也言天有泰否聖有出沒皆

以測濟萬靈者冠乎群倫經諸範範模人之生冠于羣品經緯以制

也祕曰神靈冠乎群倫經諸範範模人之生冠于羣品經緯以制

變而為天下利祕曰至聖之著存乎執範光曰聖人以聰明深

美之德繼成上天之功測知神靈之理首出羣類立之法度以為萬

世道謨五百祕曰麟鳳不堂出聖人非常生或如三辰之法度以為萬

道或問五百歲而聖人出有諸言孟軻史遷皆有此言祕曰道之常也

堯舜禹君臣也而並光曰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湯孔子數百

歲而生孔子上距周公皆數百歲因往以推來雖千一不可知也

湯文一歲千人不可知也祕曰堯舜禹三聖相並後數百年始生

遠年而一聖因往以推來雖千一始生孔子先則也夏后氏有國四

百三十二歲而湯與周有國五百七十二歲而孔子生重意孟公孫

丑下五百年必有王者聖人有以擬天地而參諸身乎稟天地精氣

異其間必有名世者

聖人有以擬天地而參諸身乎稟天地精氣

合德齊明是

合德齊明是

合德齊明是

合德齊明是

以首擬天腹擬地四肢合四時五臟合五行動如風雷言成文章也
 一曰夫天地之道或泰而通或不泰而塞泰則萬物出否則萬物化
 化一而常也夫聖人之道或生而不出或出而絕出則萬物遂絕則萬
 常一也揚子因上論聖人之生有以合天地之化遂為之言爾註以別
 為一義且云首擬天腹擬地以形體辭之甚失湯旨矣夫人之有血
 氣形體首圓象天足方象地至于肢體辭之甚失湯旨矣夫人之有血
 獨聖人哉孝者宜辨之必曰聖人有以擬法天地而參乎言行之也
 管子曰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也禮曰譬如天地之
 無不持載無不履濟皆言聖人之道也然無私載也禮曰譬如天地之
 為聖人無私或問聖人有誣乎事咸曰問有所誣身之曰有曰焉誣乎
 言安所誣也曰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祕曰南子衛靈公夫人於
 陽虎所不欲敬也祕曰陽虎陽貨也為季氏家臣見所不見敬所不
 敬不誣如何本曰孔子見其本不欲見者欲使靈公行治道也敬其
 行道語曰子見南子又互註語難也篇子見南子路不說夫子矢
 曰時其亡也而往拜之互註語難也篇子見南子路不說夫子矢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孟賤
 文上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孟賤
 拜其門陽貨瞰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錫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
 齊瞰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或曰衛靈公問陳

則何以不誣以祖豆之事光曰陳直切曰誣身將以信道也如
 誣道而信身雖天下不可為也仲尼之於神何時曉哉諸如此例學者
 宜識其旨咸曰信讀如發仲之伸也於神何時曉哉諸如此例學者
 可矣於道何損對靈公是道也仲之伸也於神何時曉哉諸如此例學者
 孔子曰君子之行已可以誣則誣之可以伸則伸揚子之於事莽亦斯
 之謂乎光曰信與伸同雖利之以天下猶不可為誣道伸身之事
 聖人重其道而輕其祿衆人輕其道而重其祿聖人曰於道行歛衆
 人曰於祿殖歛聖人以行道為務凡人以祿昔者齊魯有大臣史失
 其名也史失其名者不可則止為大臣曰如何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
 臣之儀徵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三人高帝時叔孫通為奉常欲
 時之制不合聖典雖盡其美未盡其善故不能致之祕曰叔孫通
 為漢高起朝儀召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又欲其禮
 樂禮祭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與也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又欲其禮
 行公往矣毋汗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遷固一史皆曰魯
 有兩生而揚謂齊魯豈其接近曰若是則仲尼之開跡諸侯也非邪
 而言哉光曰先生謂宿儒曰若是則仲尼之開跡諸侯也非邪
 咸曰開謂開布其跡於諸侯之國祕曰若以一生為是則仲尼欲
 行教於諸侯非欲開上說其君臣之義跡也述其禮儀之制光曰

或雅揚子以齊魯二生知道不行而曰仲尼開跡將以自用也發行
 不起為是則仲尼之歷聘為非抑曰仲尼開跡將以自用也發行
 制素法也。曰仲尼之法如委已而從人雖有規矩準繩焉得而用之
 已之道合於聖人之法如委已而從人雖有規矩準繩焉得而用之
 或曰規矩準繩猶制也言委已而從人則雖有制度不得專而用之
 之故曰規矩準繩此二生者蓋善其惡叔孫之面諛而雜用秦儀且欲自
 明揚之志不隨秦儀改作也。光曰二生所守三王之禮而叔孫通阿
 諛希世雜用秦儀若起則當委已而從之安得自用其道也。或問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其聖者歟
 曰知之曰知之則為不用曰不能曰知聖而不能用也。可得聞乎
 曰用之則宜從之。必曰用其人從之則棄其所習。故常所安逆其所
 順。光曰順謂疆其所劣。光曰疆其亮切。捐其所不能。故曰夫子所習者
 故當棄之。夫子所順者道彼所順者非道故當逆之。夫子所習者不正
 彼所劣者是故當疆之。夫子所順者德彼所不能者不德故當捐之。非
 於仁義者疆之以攻戰聚斂為能者捐之。是之謂能用之。光曰捐
 與專切能謂衝衝如也。逆謂之貌。非天下之至德孰能用之。或曰捐
 也。言諸侯如是者多矣安能用之。光曰李宋吳本皆無德字音義稱天
 下之至德至道誰能用之哉。

後本有之今從之至。或問孔子知其道之不用也則載而惡乎之。
 德謂至明之德也。或曰曰之後世君子許來哲。秘曰與諸後世
 何所之乎。光曰惡音烏。曰之後世君子許來哲。秘曰與諸後世
 成王周公由此其後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之。曰賈如是不亦鈍
 於禮者也。光曰後之聖賢必有能用其道者。曰賈如是不亦鈍
 乎。言富貨以遺後畜道俟將來是選鈍。秘曰警如賈之不售。光
 亦此乎。曰衆人愈利而後鈍。成曰行和道苟合久而益非。聖人愈鈍
 而後利。成曰正德不偶久而益光。秘曰初不苟合久。隣百聖而不
 慙矣。揚曰開猶言管也。荀子曰天下之道管矣。百王之法一。是敵天
 地而不恥。成曰管猶塞也。言道塞於天也。而無所愧。光曰敵當作
 質諸鬼神而無不疑。百能言之類莫能加也。秘曰自生氏以來未有如
 世以俟聖人而無不惑。能言之類莫能加也。秘曰自生氏以來未有如
 貴無敵富無倫。光曰堯舜利執大焉。成曰道也。貴以道而富以位。而富以財。聖人
 及萬世非大而何。或曰孔子之道不可小歟。嫌孔子大其道矣。利
 曰小則敗聖如何。秘曰曰天復本無如何字。今從李宋吳本曰若是則

何為去乎咸曰言不見用則已何去魯去衛之為乎曰愛日秘曰

於及時急曰道既不可小則所如何去魯去衛之為乎曰愛日秘曰

遠彌曰由群婢之故也不聽正諫而不用唯噫者吾於觀庸和無為

飽食安坐而鬱觀也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聽朝政諫而

駟其政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容穢文馬三十

子可行矣孔子曰魯君今且如致瞽瞍大夫遂行而師已送之曰夫子

受之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如又不致瞽瞍大夫遂行而師已送之曰夫子

以死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如又不致瞽瞍大夫遂行而師已送之曰夫子

告桓子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不聽正當作不聽政字之誤也

道猶歌而夫者蓋不能飽食安坐而觀者今李本無雉字正與政同

一監切季桓子受齊女樂不聽政孔子諫不用乃薄曰吾

為大夫豈可坐觀其政亂民困和故去之他國觀庸關

由此觀之夫子之日亦愛矣惜寸陰光曰知已道必不

愛日乎秘曰君子必如曰君子仕則欲行其義居則欲彰其道秘曰

欲道之行居則欲道之事不厭教不倦焉得日秘曰

或問其有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秦已繼周矣不待夏禮而治者

其不驗乎秘曰孔子言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三代猶益相因若

驗乎自語為政篇子張曰聖人之言天也命也如五運正統者爾

故能相因天妄乎秘曰聖人之言天意也聖言不驗豈天或妄乎

而損益也天妄乎秘曰聖人之言天意也聖言不驗豈天或妄乎

常豈妄動乎繼周者未欲泰平也咸曰妄忘也天以繼周故泰非正

不用偶因暴天得之也秘曰泰平也如欲泰平也捨之而用他道亦無由

至矣秘曰秦之繼周王莽之篡漢藏獲猶將悼之賢者能無慨歎乎

用聖人矣用聖人則秦之邪道亦無由至矣今註詳殊不據文釋之

但引王莽比秦似非正文之意夫王莽篡也而秦并天下其可謂纂

也捨禮而用刑法亦無由至也孟公孫此下夫天未欲平治天

也如欲平治天下當赫赫乎日出之光羣目之用也渾渾乎聖人

之道羣心之用也秘曰羣目非日光無以辨色羣心非聖道無以表

正秘曰羣目非日光無以辨色羣心非聖道無以表

易二卷

一無能

見心因聖道然後能有或問天地簡易而聖人決之何五經之支離

如渾渾渾渾大既通之貌或問天地簡易而聖人決之何五經之支離

其所以為簡易也支離各有所別而後然事得簡易之貌曰支離蓋

天地之已簡已易焉支焉離不可子也咸曰言天之初焉支焉離言

既明則坦然簡易安用支焉離也言經者所以明道支離以明之道之

或曰聖人無益於庸也無益於用據漢尚黃老而司談班固之徒

草木為獸裕如也學其道者大小各隨其本量而取足秘曰神明

如之何空用亦猶草木鳥獸斷之留之使不得遂其生雖神明亦無

不能移昏君愚人聖人所不能益或問聖人占天乎曰占天地

聖人以人占天也聖人先天下而天不違良史後天而奉天時知其

先後則天人之情得矣秘曰史考察象數知人事之吉凶聖人

則聖德也咸曰聖德尚於星則影蔽之也隆尚也言隆尚於德則影蔽星

也德崇則星從而隆或問大人曰無事於小為大人賢者志大之謂

請問小曰事非禮義為小尚志在乎孔義則餘無不治者所以為大聖人

之言遠如天設教施令而人不能究聖賢人之言近如地山川澤

可得而鑒○光曰天高遠不可測靈其聲者其聲王乎亦猶君子清冷

可及地雖近亦承天而時行靈其聲者其聲王乎亦猶君子清冷

可及地雖近亦承天而時行靈其聲者其聲王乎亦猶君子清冷

可及地雖近亦承天而時行靈其聲者其聲王乎亦猶君子清冷

千拘
得

桓

下

世使
秘兩

侯

謂

溢

社

謂

周之制諸侯得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故平王東遷晉文侯有安定之功遂賜彤弓彤矢百旅弓百旅矢千也此言秦之士賤而和顏失

以論有君無臣不連上文失之也○光曰驢落胡切與旅同彤弓旅

之錫未可自謂已功恬而有之也○晉平問齊桓之霸君之力乎臣

力乎師曠曰管仲善斷割盟朋善前熱賓胥牙善齊如葵已孰矣奉

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疆之亦其君之力也樂羊拔中山返而論功

魏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曰書文侯之命形弓一彤

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

前世清視在下鑑莫近於斯矣○古以御今御今以古則殷鑑不遠

庶也言後之為君者辨聽周秦之疏關刻密朋視臣度之行病拘肆

則為鑑之道無近於此矣○光曰李本於德作於曉今從宋吳本前世

不可見故云聽臣或問何如動而見畏曰畏人何如動而見侮曰侮

人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咸曰鄭康成云心服曰畏此言畏猶心服

而畏敬之也故畏敬於人則人亦畏敬之慢侮於人則人亦慢侮

之夫見畏與見侮無不由已○我敬人斯或問禮難以疆世言禮事至

出使行○光曰疆其所切下同曰難故疆世必曰禮者君子之所好

世入皆若禮之拘難以疆之不及者敗如夷侯倭肆羈角之哺果而

難故疆之使過者俯而就之不及者敗如夷侯倭肆羈角之哺果而

而及之○光曰以其難故疆使尊之

隨之奚其疆○咸曰夷侯倭肆皆驕倨之謂也羈角哺果也傳曰貴

角之童哺果其果亦易之也○咸曰倭肆皆驕倨之謂也羈角哺果也

教於世哉○光曰夷侯若原壤者凡童髮男角女羈謂幼子也人之

皆其情所敬何必疆也或性或疆及其各一也○性者言人之性自然

小異功業成就成其名一也○咸曰性者言人之性自然而好禮也禮

者言人之所難用便而為禮也性與疆皆由禮是其為各於行禮

司也蓋因上文疆禮之論於此誘之介註以生知孝習之義別為

一段辭之非謂矣○光曰人或性安於禮或自疆以從禮及其成各

一見弓之張方弛而不失其良方弛或曰何謂也曰撤之而已矣良

在撥捨人良在禮樂○咸曰周禮身撤為正子之器也言弓之一弛

一張而不失其良者以有撥正之也人之器一動一靜而不失其善者

以有禮制之也此亦因上文川有防器有範見禮教之至也○益器範

檢刑以論禮教人防範也○咸曰防者無所而壞之有必有水敗以

先範則人廢業禮教失則禍亂生○經營然後知幹楨之克立也○幹楨

王制曰用器不中度不之於市○經營然後知幹楨之克立也○幹楨

版之屬也言經營宮室立城郭然後知幹楨之克立也○幹楨

所立也建宗廟立社稷然後知幹楨之克立也○幹楨

咸曰蓋周揚朱之墨晏後而廢禮○咸曰墨謂墨家也司馬遷曰墨者

道放蕩而非法

墨晏後而廢禮○咸曰墨謂墨家也司馬遷曰墨者

道放蕩而非法

先人勝有不掩豆辭衣濯申韓險而無化申韓險而無化

迂而不信迂而不信

也也

端端

如鳥獸草木也如鳥獸草木也

與小道殊與小道殊

泉以自生泉以自生

先知篇

立政鼓衆動化天下莫尚於中和立政鼓衆動化天下莫尚於中和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易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近相
義
柱

畫
畫
膠

迹
尼
後

網
迹

下
德
若
網
糾

初子之若

九

不鏗鐘鼓不眩吾則無以見聖人矣言此諸道存故得觀聖人。此

斤隱倒皆聲也。此皆謂質野無文而已。○光曰：季宋吳本皆作作。于粉劫說文云：法有所失也。音又曰：天復本作法音雲耳。中聲也。今

從之言聖人事業也。在制禮作樂之中。或曰：以往聖人之法治將來，譬猶膠柱而調瑟。

有諸曰有之光曰：言當曰：聖君少而庸君多，如獨守仲尼之道，是漆

也。漆甚於膠。○曰：聖人之法未嘗不關盛衰焉。咸曰：觀其盛衰以為

制昔者堯有天下，舉大綱命禹。咸曰：大綱猶大道也。禪位於舜禹孟

○光曰：大綱謂天下之政。夏殷周屬其子不膠者卓矣。卓遠。○咸曰：大

○光曰：大綱謂天下之政。夏殷周屬其子不膠者卓矣。卓遠。○咸曰：大

○光曰：大綱謂天下之政。夏殷周屬其子不膠者卓矣。卓遠。○咸曰：大

○光曰：大綱謂天下之政。夏殷周屬其子不膠者卓矣。卓遠。○咸曰：大

○光曰：大綱謂天下之政。夏殷周屬其子不膠者卓矣。卓遠。○咸曰：大

○光曰：大綱謂天下之政。夏殷周屬其子不膠者卓矣。卓遠。○咸曰：大

○光曰：大綱謂天下之政。夏殷周屬其子不膠者卓矣。卓遠。○咸曰：大

○光曰：大綱謂天下之政。夏殷周屬其子不膠者卓矣。卓遠。○咸曰：大

○光曰：大綱謂天下之政。夏殷周屬其子不膠者卓矣。卓遠。○咸曰：大

○光曰：大綱謂天下之政。夏殷周屬其子不膠者卓矣。卓遠。○咸曰：大

○光曰：大綱謂天下之政。夏殷周屬其子不膠者卓矣。卓遠。○咸曰：大

○光曰：大綱謂天下之政。夏殷周屬其子不膠者卓矣。卓遠。○咸曰：大

○光曰：大綱謂天下之政。夏殷周屬其子不膠者卓矣。卓遠。○咸曰：大

○光曰：大綱謂天下之政。夏殷周屬其子不膠者卓矣。卓遠。○咸曰：大

○光曰：大綱謂天下之政。夏殷周屬其子不膠者卓矣。卓遠。○咸曰：大

○光曰：大綱謂天下之政。夏殷周屬其子不膠者卓矣。卓遠。○咸曰：大

○光曰：大綱謂天下之政。夏殷周屬其子不膠者卓矣。卓遠。○咸曰：大

○光曰：大綱謂天下之政。夏殷周屬其子不膠者卓矣。卓遠。○咸曰：大

○光曰：大綱謂天下之政。夏殷周屬其子不膠者卓矣。卓遠。○咸曰：大

○光曰：大綱謂天下之政。夏殷周屬其子不膠者卓矣。卓遠。○咸曰：大

○光曰：大綱謂天下之政。夏殷周屬其子不膠者卓矣。卓遠。○咸曰：大

○光曰：大綱謂天下之政。夏殷周屬其子不膠者卓矣。卓遠。○咸曰：大

○光曰：大綱謂天下之政。夏殷周屬其子不膠者卓矣。卓遠。○咸曰：大

○光曰：大綱謂天下之政。夏殷周屬其子不膠者卓矣。卓遠。○咸曰：大

○光曰：大綱謂天下之政。夏殷周屬其子不膠者卓矣。卓遠。○咸曰：大

葛圖五註揚子法言卷之七

重黎篇成曰夫幾神之道一貫乎君

仲尼以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言志業不同也又云患世

愚逆順者不齊一一槩諸聖或以聖人之道槩平之咸曰或邪

尼所論者揚子不敢復措辭讓重黎或曰君聖臣賢邦乃其昌下陵

論古今君臣行事得失或問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今何僚也

曰昔之重黎當今之世何官也曆書曰項項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

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北正黎曰近義近和蓋有義和之官王

王之火正黎也光曰室直龍切下同曰近義近和蓋有義和之官王

莽更各大司農曰義和者其所以重黎義和且非奔所立也或曰

孰黎曰義近重和近黎置義主陽和主陰故云耳光曰王莽

或問黃帝終始世有黃帝之書論終始之

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或問黃帝終始世有黃帝之書論終始之

歲天地一周也或曰註殊不明揚之旨大非矣學文之時三千五百

祕曰或言黃帝三百歲或言并龍登仙帝正世紀史記皆自是言故

有 耳 曾 仲

自

揚 畫

幾子

宣 等 圓 云
考 渾 今
此 渾

覆 笠

地 以 同

沒

使 公

大 孫

大夫 舍

用 式

問其曰託也假黃帝也昔者妣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妣氏禹也治水土

蛇也禹曰聖人是以前神猛獸蜂蟻扁鵲盧人也而醫多盧人

秦名越人夫欲離偽者必假真使人信之

禹乎盧乎終始乎莽置義和之官故此章寄微言以發重黎之問而

此句明言真或問渾天胡本反曰落下閭營之鮮于妄人度之度徒

洛取中丞象之幾乎莫之能遠也幾近也落下閭為武帝經營之

中丞名壽昌為帝考象之言乎近其理矣談天者無能遠也咸

曰漢落下閭鮮于妄人取壽昌等造真儀以考曆度蔡邕本名天體

術數具存者驗天狀多所遠失政令官不用唯軍天者近得其情令

而行故比明軍天之法莫之能遠也揚子作太玄亦取象於渾天言渾論

李本光謂象之請問蓋天包義氏立周天歷度其所傳則周公受之

謂作渾天儀請問蓋天包義氏立周天歷度其所傳則周公受之

於商而周人志之故曰周髀言天似蓋地法曰蓋哉蓋哉應難未

幾也再言蓋哉者應難自事未有或問趙世多神何也如簡子之事

曰世多與也咸公十年傳曰晉侯夢大萬被髮及也擗膺而踊

曰趙簡子五日不知人席曰我之樂帝所與百神游于曰神怪茫茫若

存若亡聖人曼云兩推曰曼未失無也曰神怪茫茫若

問子胥種蠶孰賢咸公十年傳曰晉侯夢大萬被髮及也擗膺而踊

作亂光曰謂進專諸破楚入郢王太子建大傅少傅費無忌譏太子

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既而父子乃令專諸襲刺吳王

謀國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將兵伐吳吳使伍員以爲行人而與

以悉興師與唐蔡伐楚已郊楚昭王出奔吳吳入郢鞭尸籍館

君舍君之室大夫之室祕曰吳兵入郢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

藉茲夜切皆不由德亂報父兄之耻於斯則無禮祕曰自俾吳作

越諫齊不式賦不能去於禮可去卒眼之失差代越諫齊不取

越諫必取吳又曰有吳無越有越無吳不改是矣吳將代齊又諫曰

真疲於外越必襲吳不所遂伐齊反役夫差殺之將死曰吳其亡矣

以觀越之滅吳種蠹不彊諫而山棲先曰責其不彊東於未會稽俾其
君誦社稷之靈而重僕報曰越三年勾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勤兵將
而勾踐不所遂與師吳王聞之發種兵擊越敗之夫越王乃以餘
吳膝行頌首請與妻為臣安吳王听而大卒彭之遂許之夫越王
卒越越罷兵而歸言蠹初諫不從二臣蓋彊諫而免此敗又終弊吳
公孫姑肉袒膝行請成於越勾踐許之越諫於越勾踐許之越諫於越
自殺賢皆不足邵也邵美秘曰三子之從師無名至蠹策種而道
肥矣哉浮美功成身退於此一卒最為善秘曰范蠡既去越乘舟
可與共樂而避賢則不足自齊遺大夫種書知越王可與共患難不
謂之無不利光曰策或問陳勝吳廣曰亂非有高人遠慮但曰言
之使人去賢此一節或問陳勝吳廣曰亂非有高人遠慮但曰言
而藏之不敢用是寶之至也况曰輕用其身而要乎非命之運不足
為福先適足以為禍始秘曰言為權首者先亡也范畢曰夫為權
首鮮或不及陳項且或問六國並其已久矣一病一瘦迄始皇二載

而咸皆屬秦也秘曰韓魏燕趙齊楚之六國並立其久矣一盛一
三十六年始皇始并天下乃稱皇帝今始皇即位以歲在乙卯為元年至二
一也光曰按始皇十七年始滅韓至時激地保人事乎取以激之
乎深地勢以全之乎脩人事以得之乎曰具言三事備有請問事
咸曰問三事之曰孝公以下彊兵力農以蠶食六國事也秘曰戰
不脩農攻秦自孝公用商鞅變法脩刑務稼勸戰保地保日東
死之賞罰於是遂強而蚕食六國修人事之効也秘曰東
溝大河南阻高山西采雍梁比鹵涇垠便則中否則蟠保也采食統
水也咸曰賈誼云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
關周室有帝卷天下并吞八荒之心故憑此險固專事便則可申之以
取天下未便則蟠屈以堅守是亦有地保之道也秘曰東以大河
為溝塹南以商山為險阻西以雍梁二州為供事此以涇水之垠為
鹵地勢便則申勢否則屈此地保也采事也善曰百里采孔云供王
事而已光曰宋吳本高山作商山今從李本梁州蜀地也鹵掠也
涇根謂義渠掠日問曰始皇方齊將相方六國方不將相方
其畜食以自資激時激日問曰始皇方齊將相方六國方不將相方
肉激也方比咸曰賈誼云始皇龍戰以離天下言易也此云

命而天下三專於人其天曰具備有之也

班五爵流之十二當時雖欲漢得乎

階雖欲擅漢其可得乎六國蚩蚩為羸弱

天下擅秦卒終也之至也威曰蚩蚩無知也

秦失其猷罷侯置守守失其微天下孤

也分三秦六郡以置守尉而守尉無防微之

之固則天下孤矣功取勝因於心惟微班固曰

漢天也王南漢中也三秦雍翟塞也咸曰項羽

漢天也王南漢中也三秦雍翟塞也咸曰項羽

漢天也王南漢中也三秦雍翟塞也咸曰項羽

漢天也王南漢中也三秦雍翟塞也咸曰項羽

漢天也王南漢中也三秦雍翟塞也咸曰項羽

漢天也王南漢中也三秦雍翟塞也咸曰項羽

漢天也王南漢中也三秦雍翟塞也咸曰項羽

漢天也王南漢中也三秦雍翟塞也咸曰項羽

漢天也王南漢中也三秦雍翟塞也咸曰項羽

漢天也王南漢中也三秦雍翟塞也咸曰項羽

漢天也王南漢中也三秦雍翟塞也咸曰項羽

漢天也王南漢中也三秦雍翟塞也咸曰項羽

漢天也王南漢中也三秦雍翟塞也咸曰項羽

漢天也王南漢中也三秦雍翟塞也咸曰項羽

漢天也王南漢中也三秦雍翟塞也咸曰項羽

漢天也王南漢中也三秦雍翟塞也咸曰項羽

漢天也王南漢中也三秦雍翟塞也咸曰項羽

漢天也王南漢中也三秦雍翟塞也咸曰項羽

漢天也王南漢中也三秦雍翟塞也咸曰項羽

朝

郡

匹矣切代

改

史一作既

於

連人注以問人

擊

屈

四

卷之七

主 昭 猶 昭 主 昭 願 誤 謂 亡 固 咸 各

羣士之力敵勝也 光曰羣策無能出漢之右者故 楚傲群策而自

屈其力 敵也 咸曰楚有一范增不能用是惡羣策而徒屈已以

力也 屈人者克 自屈者負 天曷故焉 言無私親惟應善人 咸

曰言何 或問秦楚既為天與命矣 主曰為天 秦溢灞上楚分江西興

廢何速也 咸曰言秦雖兼天下楚雖 秦溢灞上者謂沛公十

月至霸上子嬰係頸以組而降也 故謂之楚分江西者分敗也 羽

謂身首 曰天昨光德而隕明成 乎秦楚成惡之所致 而令噴之者明

天福昨之令長 彰惡者天隕越之令短 光曰昨與詐同 咸曰昨者

當作惡也 光德謂德之昭融者明 惡謂惡之寢著者 咸曰昨者

熊高陽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德 咸曰高辛黃帝之曾孫也 故天昨

之為神明主且著在 天庭 咸曰天庭謂天帝之義 是生民之願也 厥饗

國久長 神主郊祀 咸曰天福昨之為天地神明之 故饗國長久 咸

字作 光曰宋吳本顯 咸曰顯德今從李本著在天庭 猶云顯

若秦楚疆闔震撲胎藉三正播其 震於黎苗 咸曰胎當為胎字之 誤

也 胎藉猶言 擾也 黎苗九黎三苗也 布其震甚於九黎之亂 德

三苗之不恭 光曰黎苗切 黎苗民也 子第且欲喪之 咸曰子第至

亡况於民乎况於鬼神乎廢未速也 不道早 咸曰謂其 或問仲

尼大聖則天曷不昨 昨主 咸曰不 無土 咸曰言無 然則舜禹有

土乎 本亦無土 曰舜以堯作土 禹以舜作土 道貴順理動無常 咸

聖以登 禪舜禹也 土無舜禹之時 下無湯文 或因問聖人表裏 表裏

之土故不昨 且若秦楚之 昨非所以為昨也 咸曰 表裏內外 曰

威儀文辭表也 德行忠信裏也 明乎得 咸曰 楚懷王至漢元年項羽劉龕

孫心也 胡亥二年沛公與 梁共立為楚懷王 至漢元年項羽劉龕

陽尊之為義帝 實不用其命 故云初矯 光曰 矯舉也 初舉兵劉龕

南陽 劉龕與戲同音 咸曰 項救河北 羽二方分崩 一離一合 設秦得

人如何 設假一咸曰 言義帝初立時 關中既分為三 秦而楚項又各

讀如戲 二克也 假若義帝如初 矯立而使劉漢戲定南陽 項羽得救

立

暫

秘曰

謂効

目

碑

格關
道世編

時

間

請書

下

書云韓王楊子云秦主未知
孰是○或曰言當作京字之
誤也言

懷王孫心也沛公項梁共立之以從民望是矯也漢王始都南鄭屬
山南西道而連南陽在山南東道項羽都彭城屬河南道而連河北
或人以其曰人無為秦也喪其靈久矣非一朝一夕也○秘曰天下
叛秦秦喪其社稷之靈已久

怨怒莫為之用韓信黥布皆劍立南面稱孤卒窮時數無乃勿乎
窮極○威曰卒盡也言當是之時韓信方為漢黥布方為楚其鋒銳
如劍之利而秦必再起南面稱孤以盡窮時數無乃不可乎勿猶不
也言不可也○秘曰時是也韓信封楚王黥布封淮南王二
王皆無其德徒以戰鬪立功使左右劍立南面稱孤終窮於是而見
戮無乃勿乎王其愈乎劉昭曰自天子至于庶人咸身帶劍故蕭何
劍獲上殿是也光曰信布以匹夫仗劍自立雖獲貴而禍辱隨之

不若始或曰勿則無名如何臣者無功名如何秦曰名者謂令名也
者勿為或曰勿則無名如何臣者無功名如何秦曰名者謂令名也

善名也忠不終而躬逆焉彼令咸曰令善也焉安也言所謂名者
以為秦且忠未盡而身已見害為之逆矣安可謂善或問淳于越曰
哉○秘曰二王皆忠不終而躬為反逆焉有令名或問淳于越曰

伎曲咸曰淳于越齊人為秦博士請始皇曰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
弟功臣自為技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
卿之臣無輔佛何以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請問咸曰問
自也此問越之道如何而揚以為伎曲言有伎有曲也請問咸曰問
曰始皇方虎烈而梟噬噬士猶腊肉也越與亢眉終無撓咸曰問

伎矣存才伎也○咸曰虎烈梟噬言暴也噬士猶腊肉言酷也與起
也當是時始皇暴酷如此而越敢起而亢率其首以言對建之

事其碎無撓可謂有才伎也光曰未吳本越與作越仕無妄之國
與李本作與撓音列稟亮堯反撓音功女教切嬰

秘曰彼易無妄其乾首四德而秦母併之者蓋無妄匪正也言秦不
以正道而决行於世詎免乎災青若天下雷行而不以正道天命不
祐行食無妄之粟分無妄之橈自令之間而不遠可謂曲矣橈再榮
矣哉始皇併心為無道○咸曰橈亂也自令謂自使令也遠去也言秦
亡道如是而越自使令之間不能遠去於秦以高飛遠引徒欲分界
其利雖能疆言封建之事亦曲矣○秘曰越事秦暴虐必行之因緣
其粟受其利自始皇○令之間又不能遠而去之是曲已李斯謬其
說秦有文孝詩百家語者獨除去之令到蒲三十或問茅焦歷井幹

日非去點為城旦擄亂也或本作擄○光曰並關或問茅焦歷井幹
之死使始皇奉虛左之乘始皇以每事坐母咸賜宮諫者擄殺於

駕與燕虛蔡生欲安項咸陽不能移又亨之其者未辯歟項羽欲
左觀迎其母蔡生欲安項咸陽不能移又亨之其者未辯歟項羽欲
和蔡王說使卻咸陽既不能移又為所亨察漢韓生說羽既不能移
又為羽所烹殺也未辯者言韓生未能善辯復其都咸陽以免其殺
○光曰韓音韓乘繩證切亨與烹同者善曰吏記作蔡生光謂井幹
謂始皇殺諫者二十七人積尸闕不如井幹之狀言茅焦能移始皇
暴怒之意者以其辯也蔡生

不能移項羽或者未辯歟日生捨其木侯而謂人木侯亨不亦宜

揚子云

卷之七

使

乎咸曰生謂歸生也 **不** 當作沫按 **當** 當作烹也 **項** 羽既殺子嬰燒
 肥鏡可都之項羽見秦皆以燒殘又懷東婦曰富貴不歸故卿如衣
 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休猴而冠果然羽聞之乃斬韓生此言項
 羽之暴又矣歸生說之却咸陽既不能後即當自引反謂人為休猴
 雖見烹亦宜矣○秘曰生就知羽如休猴捨而去之可也乃謂人明
 言其休猴而見烹不亦宜乎蓋不能危行言遜也○光曰言蔡生知
 項羽暴仇素不為羽所知信獻策不用又從而訕之是自有未候之
 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焦逆** 許而順守之 **雖** 若 **牙矣** 順義而守
 可謂辯說矣然觀近虎牙言其殆也○秘曰刺義如摩焦所諫皆逆
 其意而許其事所守皆陳母后之大義至順之理雖辯則辯矣警猶
 摩虎牙也言無位而廷諫履危之道也○光曰 **君** 謂切 **或問其羅**
 之悟呂不常張辟疆之竟平勃皆以十二齡茂良乎秘曰其羅其茂
 相燕及先報趙事悟呂不常辟疆張良之子也以孝惠崩呂太后哭
 不哀事竟陳平周勃皆十二歲豈其茂張良為之祖父使之然乎○
 光曰以其茂之孫張良曰才也茂良不必父祖無假祖父○秘曰人
 之子故能如此其慧乎 **或問** **鄼食其說陳留下教**
 然也○光曰言祖孫父子射性不必相類 **或問** **鄼食其說陳留下教**
 倉說齊歷歷下軍何辯也音異其說音悅 **韓信** 護齊以身脂鼎

訥也曰夫辯也者自辯也如辯人幾夫 幾危也小有才猶未聞君子
 已○咸曰食其說沛公以陳留天下之衝又願收取葉陽據救之
 粟又說齊王田橫七十餘城已下矣而韓信為副通所說忘其甚載
 之功遂乃夜渡兵平原襲齊是使齊王疑食其賣已乃烹之當是之
 時非食其之不能辯勢之然也何哉夫前與之相後暴之兵安使廣
 之不疑哉今揚之意言君子之所謂辯者當以正諫之道自辯其身
 如仲尼之於齊周孟軻之於戰國小若失以辯說人則猶商君應侯
 之徒矣不亦危哉蓋明之也○秘曰幾近也夫辯者辨其禮樂之所
 歸行之而為君子也如事談說以辯於人不亦幾乎脂鼎哉○光曰
 幾音機辯者以辯自明其志則可矣 **或問** **前通抵韓信不能下又狂**
 若恃其辯欲以欺誘他人此危事也 **或問** **前通抵韓信不能下又狂**
 之說不用其策又陽狂為巫抵擠也謂其談說若擠使使之○光曰
 信既不用其策又陽狂為巫抵擠也謂其談說若擠使使之○光曰
抵乎 秘曰戲發戲也言若設戲險之詐謀 **曰賢者司禮小人司噤况**
拊鍵乎 秘曰戲發戲也言若設戲險之詐謀 **曰賢者司禮小人司噤况**
 也○光曰拊音撫其鞞切鍵音鑑也賢者見有禮則從之
 小人也○光曰拊音撫其鞞切鍵音鑑也賢者見有禮則從之
 况閉戶無隙而欲拍鍵入乎 **或問** **李斯盡忠胡亥極刑** 史公語

忠乎光曰斯可曰斯以留客秦嘗欲逐諸侯之客斯上書至作相
李斯楚上蔡人也斯嘆曰吾以忠死而二世夷其三族此果忠
乎始以逐客上書遂留之以至丞相言其信重光曰因上書留客
為秦王所知始用用狂人之言從浮大海立趙高之邪說廢沙丘之

正阿意督責為用忠始皇信妖言東浮滄海斯為宰相也不能諫止

扶蘇而立胡亥胡亥謀立縱暴斯諫之而見怒於斯乃作督責之書

所以阿二世之意此諸事皆非忠直光曰於此數事皆不忠欲於何

忠乎霍曰始元之初武帝以光行周公之

六年詔群臣幸賢良文學之士遂罷群臣擁少帝之徵既立始元

擁少帝之徵既立始元擁少帝之徵既立始元

處興廢之分秘曰昭帝立十三年而崩無嗣光曰昭帝立十三年而崩無嗣

邑王而立宣帝班固曰廢發堂也乎忠難矣哉秘曰昭帝立十三年而崩無嗣

置之餘臨大節而不可奪元昭帝年魏也與廢諸廢昌邑王立宣帝

行哉光曰李本作始六世之詔宋吳本作始六之詔音義曰天復

本始元之初今從之始元昭帝年魏也與廢諸廢昌邑王立宣帝

堂也乎忠難矣哉秘曰昭帝立十三年而崩無嗣

於社稷之事人所難能至顯不終矣顯不終矣顯不終矣

知妻顯為邪謀而隱或問馮唐向文帝得薦頗李牧不能用也諒乎

親屈帝尊以信夫之軍至頗牧局不用哉擊匈奴有坐欲以

帝耳至於朝入細柳信夫之軍至頗牧局不用哉擊匈奴有坐欲以

德曰罪不孥或問馮唐向文帝得薦頗李牧不能用也諒乎

山不取或問馮唐向文帝得薦頗李牧不能用也諒乎

張曰光初或問馮唐向文帝得薦頗李牧不能用也諒乎

耳曰光初或問馮唐向文帝得薦頗李牧不能用也諒乎

灌曰凶終或問馮唐向文帝得薦頗李牧不能用也諒乎

子不義或問馮唐向文帝得薦頗李牧不能用也諒乎

息諸孤或問馮唐向文帝得薦頗李牧不能用也諒乎

忠正其或問馮唐向文帝得薦頗李牧不能用也諒乎

之及里或問馮唐向文帝得薦頗李牧不能用也諒乎

趙程嬰公孫杵臼三年大夫屠

趙程嬰公孫杵臼三年大夫屠

趙程嬰公孫杵臼三年大夫屠

趙程嬰公孫杵臼三年大夫屠

趙程嬰公孫杵臼三年大夫屠

趙程嬰公孫杵臼三年大夫屠

趙程嬰公孫杵臼三年大夫屠

趙程嬰公孫杵臼三年大夫屠

趙程嬰公孫杵臼三年大夫屠

匡
山腹

仲

陳疾

甘迫
滅印

惜
布

北

傳
字

今
玄

祠
郎
阮

正
勤

岸賈後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朔妻成公姊也
 走公言程嬰杵臼不死卒保趙孤於山中景公卒與韓厥謀立之
 即趙武也子雲稱履信之人揚司馬遷而言也案成公八年傳晉趙
 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由是觀之趙武之立
 曾不逾歲謂之秦大夫擊穆公之側此章全論不食言之德
 遺腹之良也穆公卒以為殉言此三良皆穆公之命時語以從死
 皆秦之良也穆公卒以為殉言此三良皆穆公之命時語以從死
 至秦則鑿其塚殯之則以死之詩曰臨其危是也左傳誠之者議穆
 公也至三良則問義既問誰得曰事得其宜之謂義義者得死
 不食其言若也問義又問於義誰得曰事得其宜之謂義義者得死
 謂重言之信殆義則未也咸曰行而宜之謂義言仁智禮信之
 事行之俱得其宜乃合於義檀弓曰康乾昔寢侯屬其兄弟而命其
 子尊已曰如我死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
 以殉葬非也如我死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
 程嬰自殺以報公孫杵臼劉向以為過恐亦未盡其宜也
 忍焉可為求千金困潘乃為奴費與魯未家
 能忍恥為奴曰能者為之明哲不為也言能忍辱者乃為之
 有才能自其死欲有所施如管仲李也
 者則為之君子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則不

曰當布之急雖明哲如之何曰明哲不終項仕如終焉彼避
 不至咸曰言明哲者見於未萌識於未顯項羽之庸烏肯終仕
 之哉如終仕之乃非明哲矣如是則當其急也安可避邪○秘曰不
 終項仕猶言終不仕項羽之安登其難光曰明哲必知項羽之終
 不可輔而有明主如終仕之或問賢曰為人不能請人曰顏淵黔
 婁四皓章玄成顏淵尚其事幸玄葉丞相賢之少子也賢薨玄當
 襲被髮伴狂欲以讓兄咸曰處人必於其倫顏子至賢其殆度哉
 黔婁四皓既非其傳兄以章玄不亦甚哉○秘曰顏淵之賢備賦之
 賢章玄之賢未至之賢王莽篡天下而章玄讓一家於是賢耳亦
 猶論德行顏淵淵子騫舟伯牛仲弓凡此數子豈必皆與顏淵俱
 盡至賢之道哉光曰李未員本無成字晉義曰天復本作章玄成
 今從之顏淵黔婁安貧四皓軒祿位而重禮章之成讓爵皆人所不
 能問長者曰蘭相如仲秦而最廉頗樂布之不塗朱家之不德直不
 疑之不校韓安國之通使相如仲理於秦王蚤意於廉頗樂布為梁
 命首下矣而回斂之也宋家以季布有陰見滕公得解其急也而不
 使布知又終身不復見布有疑不疑賞金賞之其後誤待金者還之
 急歸誤待金去主意不疑不疑賞金賞之其後誤待金者還之
 明之又人誘其淫嫂而云無兄亦不自明也韓安國梁孝王之內史

大懼官

匹匹目宣

說毫

韓馮翊

敬敬

考

戒

高尸掩

第

自劉
皆稱還序華

時景帝疑梁王梁王不塗作不倍光曰音義曰不塗作不倍謂塗當作倫或問
臣之自得也祕曰忠而正乃臣之自得曰舉其人以明之石大僕之對

金將軍之謹張衛將軍之善慎郅大夫之不伐善僕時上問與中馬
幾十年張衛將軍各安世為人周家重俱丞相言曰帝少時以巫

盛事當在獄中古嘗救護又養視有恩絕口終不言請問臣之自失
咸曰都而私乃曰李貳師之執二回祈連之濫帥韓馮翊之愬蕭趙

京兆之犯魏武帝疑之遂降匈奴劉屈氂立昌邑王為太子二心不

如不判其罪或問持滿曰捉敬敬器在魯桓公廟者欲人推心當如此器

有敬器曰有坐之器虛則教中則正蓋則覆持滿盈如持物器也

侯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為制禮曰矯世以禮

秘曰若用過乎保乎如矯世則葛溝尚矣裹之以葛投諸溝壑若王

孫之矯世此復禮為之矣言不可行也考子仁人必有道以檢其

平當以保乎若欲為己其以矯世則或問周官曰立事成日制三百

莫若效古葛溝者為尚矣何以辨為或問周官曰立事成日制三百

官分職以治萬事左氏曰品藻否皆得其當可謂品藻矣祕曰左

氏品藻是非而聖人之交其多疏畧未盡足藻之善故揚雄稱實

錄而巳蓋言但能實錄傳記其事也祕曰本傳曰百籟向揚雄序

極羣書善選適有良史之才服其善也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

纂圖互註楊子法言卷之七

楊子法言卷之七

樂圖互註楊子法言卷之八

淵騫篇咸曰以君臣者率迪淵騫之行則可勝道哉故次之重黎

仲尼之後迄于漢道光曰宋吳本也作訖

及名將尊卑之條稱述品藻

冠章首有意識子雲也

是篇與重黎共序然漢書有之疑非揚辭而班固實之末知其據乎

秘曰論漢道以仲尼之後蕭曹名將以德高下

賢哲所得各有或問淵騫之徒惡乎在

其曰在寢咸曰孔子云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也名愈彰而道愈隆故曰不寢

曷不寢咸曰言游之徒尚有文章者世何為不寢

翼以揚之勃勃乎其不可及乎如其寢如其寢

聖人高飛冥冥而絕者也其可慕乎故孟子云子游子夏子張皆有

聖人之意林闕子頽淵則具躡而微揚子之論在於是邪巽風也勃

無淵字可從

乎一作焉

夏

著

業

世天

狀

人

日

湯

齊救

坦柱

宋吳李下傷傷易也

蘭

湯

廉

責

相

慨

鄉

王

勃之勃勃然而與後之人不可及也如何其寢如何其寢言其道愈
不寢也○光曰宋吳本作○以揚之今從○七十子之於仲尼也日聞
李本揚發揚也如其寢言其不可寢伏也○揚以門人為三品論之也
所不聞見所不見文章亦不足為矣○言揚為其絕游夏之黨得其
與七十子亦披其淳道短文章未離爾何難為哉○必曰非止淵騫
也至于七十二子皆日有聞見所以學為賢哲君子也至於文章何
能通孝道故段之業作孝經○光曰宋吳本作七十二子今從李本
言游孔門者務學○君子絕德小人絕力或問絕德曰舜以孝禹以功
道德不事文章○君子絕德小人絕力或問絕德曰舜以孝禹以功
畢陶以謨非絕德邪○是皆德之殊絕○互註書堯典克諧以孝大禹謨
力○絕力者何○秦悼武烏獲任鄙扛鼎非絕力邪○皆以多力舉
力○所謂不得其死然○必曰秦悼武秦惠王之子也武王有力好戲力
力○呂氏春秋曰孟孫皆至大官王與孟孫舉鼎絕續而死非牛亦多
大儀因以為號○光曰牛謂以兩牛相擊如非手非或問勇由
軻也曰何軻也曰軻也若謂孟軻也若荆軻君子盜諸○大也為燕太
子刺秦王以君子之道類之則請問孟軻之勇曰勇於義而果於德
大盜耳○光曰此諸盜賊○則請問孟軻之勇曰勇於義而果於德

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於勇也其廢乎○或人之問勇君衛靈公
豆子雲應以德義○必曰養浩然之氣勇○魯仲連揚而不削高談以
功成而不受爵賞○成曰魯仲連揚而不削高談以○高談以
軍圍邯鄲魏使新垣衍說趙王令尊秦昭王為帝而仲連坐之垣衍
不取復言帝秦素悍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
封魯連魯連遂辭而不受○終身不復見揚○猶居也○言仲
連居魯連魯連遂辭而不受○終身不復見揚○猶居也○言仲
作揚制於魯連而不敢○終身不復見揚○猶居也○言仲
不傷○好義崇理○魯仲連揚而不削高談以○高談以
位○在燕頗之右頗蓋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尊之相如聞
之常引車避閭○其勢不俱生○吾所以不敢加矣於趙者徒以吾二
後私難也○今兩虎共鬪其肉相負○至相如門謝罪此言簡如自屈如
是欲整肅於官事而不倨○於利也○光曰音義曰揚與揚同光
謂揚謂逸其身心制謂拘於祿位○仲連不以富貴動其心而未忘
死生相如不富貴故云然○或問鄒陽○吳之梁陰否曰未信而分疑
心而未忘富貴故云然○或問鄒陽○吳之梁陰否曰未信而分疑
辭免董幾矣哉○由得自免亦已危矣○咸曰鄒陽事漢景帝弟梁
孝王為羊腸公孫詭所疾而諱之○陽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從獄中
上書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未信而分疑者言未為梁王所信方為

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於勇也其廢乎○或人之問勇君衛靈公
豆子雲應以德義○必曰養浩然之氣勇○魯仲連揚而不削高談以
功成而不受爵賞○成曰魯仲連揚而不削高談以○高談以
軍圍邯鄲魏使新垣衍說趙王令尊秦昭王為帝而仲連坐之垣衍
不取復言帝秦素悍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
封魯連魯連遂辭而不受○終身不復見揚○猶居也○言仲
連居魯連魯連遂辭而不受○終身不復見揚○猶居也○言仲
作揚制於魯連而不敢○終身不復見揚○猶居也○言仲
不傷○好義崇理○魯仲連揚而不削高談以○高談以
位○在燕頗之右頗蓋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尊之相如聞
之常引車避閭○其勢不俱生○吾所以不敢加矣於趙者徒以吾二
後私難也○今兩虎共鬪其肉相負○至相如門謝罪此言簡如自屈如
是欲整肅於官事而不倨○於利也○光曰音義曰揚與揚同光
謂揚謂逸其身心制謂拘於祿位○仲連不以富貴動其心而未忘
死生相如不富貴故云然○或問鄒陽○吳之梁陰否曰未信而分疑
心而未忘富貴故云然○或問鄒陽○吳之梁陰否曰未信而分疑
辭免董幾矣哉○由得自免亦已危矣○咸曰鄒陽事漢景帝弟梁
孝王為羊腸公孫詭所疾而諱之○陽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從獄中
上書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未信而分疑者言未為梁王所信方為

揚子者之

二

其所疑能分辭以免固亦危矣○光曰○苦兩切○昌鍾切○幾音

機孔子稱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陽初仕梁未為孝王所信

而深言以觸機事分取孝或問信陵平原孟嘗春申益乎○君魏無忌

魏安釐王異母弟也中原君趙勝趙之諸公子趙惠文王弟也曰上

孟嘗君田文齊威王孫也春申君黃即楚人也問有益於國乎曰上

失其政姦臣竊國命何其益乎○揚子譏之者蓋論上失其政故辨明

之○秘曰進賢育善權在國君而四君專之故曰竊國命○光曰洪

範曰臣無有作福作威四豪聚社黨以專國政故曰姦臣竊國命

樗里子之智也使知國如知葬則吾以疾為善龜○秘曰樗里子名疾

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當有天

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言使其知國家

未來之安危亦如知周之順報以成周而西傾○咸曰昔周武王都於

葵則其神智如著龜○周之順報以成周而西傾○咸曰昔周武王都於

周也至幽王以犬戎亂平王東遷于洛即周公所營之王城是謂成

周亦曰東周也秦都咸陽在西而報王為秦所滅故曰西傾○光曰

宋吳本作周之○報今從李本音義曰諸本皆作順報順報王○光曰

也俗本作傾誤也○史記作順報王○秦隱作順報王○咸曰西傾○光曰

惠文昭襄以西山而東并○秘曰昭襄王五十四年乃滅周○秦文始稱王至

山在焉而東滅周故曰東并○昭襄王五十四年乃滅周○秦文始稱王至

曰文公卒葬西山○光曰○音從軌愈○咸曰問西傾東并○秦文始稱王至

西傾東并○曰周也羊秦也狼○咸曰周我弱如狼然則狼愈歟○光曰問疆

誰為優○曰羊狼一也○過猶不及兩不與也○咸曰言周以不道而弱秦以

乎○曰羊狼一也○過猶不及兩不與也○咸曰言周以不道而弱秦以

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以道德易暴亂者不道一也○秘曰夫湯武

今秦以暴虐易微弱而民不安者何愈之有○或問蒙恬忠而被誅

忠奚可為也○曰塹山堙谷起臨洮擊遼水力不足而屍有餘忠不足

相也○相助也○雖盡一員之節而殘百姓之命非所以務民之義○咸

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里又始皇徵天下乃使蒙恬通遼道自九

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後始皇卒胡亥立與其弟蒙毅俱為趙高所害

吞藥而死○司馬遷謂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遼道固

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瘡傷者未瘳而恬為

興功此其兄弟過誤不亦宜乎○今揚旨與過同故備載之以見始末

○光曰李本題作死○今從宋本○或問呂不韋其智矣乎以人易貨不

韋陽翟賈人也出千金以助子楚子楚既立不韋相之○秘曰呂不

韋陽翟大賈人也出千金以助子楚子楚既立不韋相之○秘曰呂不

金而得子楚曰誰謂不韋智者歟以國易宗○既聞列封先笑後愁身

曰不韋在不由道用貨財而後於華陽夫人以取顯位終乃家屬呂

班蜀飲鴆而死是微取國權以揚宗族○光曰貪國權而喪其宗呂

揚子

揚子

不韋之盜穿窬之雄乎不以其盜穿窬也者吾見搭石矣未見雒陽

也雒陽不韋所封國也揭雒陽而行天下豈徒搭石乎祕曰穿窬

之封是其繼也子楚立是為莊襄王以不韋為丞相封為

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光曰音踰都離切秦將白起

不仁奚用為也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蚩尤之亂不過於此矣原野

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將不仁奚用為武安君前後伐韓魏斬殺

甚多昭王四十七年與王爵伐趙置其將趙括於長平既殺趙括

軍敗卒四十萬人降起七乃挾詐而盡抗殺之故揚以為不仁光

曰用將所以剪問王翦祕曰王翦賴曰始皇方獵六國而翦牙

救亂誅暴翦場東鄉人也問其將畧曰始皇方獵六國而翦牙

咀嚙用牙言其酷也歎者絕語歎聲祕曰言翦之助惡也牙歎謂

切齒而怒也歎聲大也公曰王翦為秦將夷六國光曰歎鳥開

切齒為之或問要離非義者歟不以家辭國祕曰要離吳人弃家而

牙以噬物或問要離非義者歟不以家辭國為國疑其有義光曰

要一曰離也火妻灰子以反於慶忌實殊螫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

義者臣子死節乎君親之難也離自平人而焚燒妻子詐為吳侏

東信於慶忌反而刺之若知離之小可耳祕曰吳王闔閭欲殺王

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嬖其妻子而揚其灰走見慶忌以劍

刺之譬如蜘蛛之螫毒於人而糜死也焉可為義哉糜被糜而死也

光曰宋景本螫作螫今從李本音誅螫音示與與政也祕曰鼎

陳同音義曰貫讀新書曰螫螫作網光謂靡也

人也問為嚴氏犯韓刺相俠累受面為姊實壯士之靡也焉可謂之

其義乎俠累韓相名也祕曰嚴申子事韓克侯與韓相俠累有怨仲

義也子恐誅亡失落齊交聶政攻後仗劍至韓刺殺俠累因自毀面

次眼自層出遂以死其妹榮如韓之市伏尸於邑悲哀而死政

之旁曼無也言政知妙之忠烈乃披其面使他人无所識認且欲全

其好者也小知雅曰曼死也軻也問荆軻也祕曰為丹奉於期之

光曰音義曰圖謀官切塗面軻也問荆軻也祕曰為丹奉於期之

首燕督亢之圖入不測之秦實刺客之驥也咸曰燕太子丹以荆軻

秦將樊於期得罪亡入燕太子丹受而舍之秦購樊於期首金千

斤邑万家荆軻謂太子丹曰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以獻

與秦秦必悅見臣乃得報矣於是說樊於期遂自刎軻乃

與秦秦陽盛於斬首也封之及求天下之利也首與燕督亢之地圖

至秦王聞之喜乃見於咸陽宮軻奉於期首而秦秦陽盛於斬首

王發圖窮而軻以左手持把秦王之袖右手持匕首根之秦王驚自

引而起軻知事不成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焉河謂之義也皆非君親

秦王左右遂前殺軻矣光曰亦音剛焉河謂之義也皆非君親

之難也非義之或問義秦學李鬼谷術而習乎縱橫言安中國者各

義君子不為也張儀人也蘇秦雒陽人也俱主鬼谷先生李術

十餘年是天張儀曰被風俗誦義曰鬼谷先生六國時縱橫家於是

倚幸
奏

孫

張儀相秦蘇秦相六國乃投縱約書於曰詐人也聖人惡諸祕曰皆

尚權變聖曰孔子讀而儀秦行何如也欲讀仲尼之書曰甚矣鳳鳴

而驚翰曰鳳鳴謂孔子讀也驚翰謂秦儀秦行也祕曰驚擊也鄒

也曰然則子貢不為欤言子貢亦猶說齊破吳以救魯也祕曰齊

言儀秦非道則子貢幸矣子貢不為之乎光曰子貢存魯破吳強晉霸越

強晉霸越者其年與子貢皆不合蓋六國皆說之士託為之辭太史公

亦據太史公善發此語曰亂而不解子貢耻諸說而不富貴儀秦

耻諸耻國亂而不解其義高耻游說而不富貴其情下也祕曰子貢

矣或曰儀秦其才矣卒跡不蹈已蘇秦佩六國相印以抑強秦張儀

迹不蹈已者暗也言儀秦之才術超卓自然不踐循舊人之迹也

祕曰儀秦雖同於蘇秦非才守秦則務橫儀則務解之二人之迹各

不相曰昔在任人帝曰難之亦才矣也光曰宋吳本作昔在任人

帝而難之不才矣今從李本音主讀如字彼者口才也舜謂

知人安民惟帝其難之能哲而惠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揚子言雖

堯之徒能以巧言惑聖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祕曰儀秦之才非元

人其才亦不在人下矣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

不貴

黃公用里先生

言辭婁敬陸賈

嘉呂石彼王諸呂陵執意不從免陵乃得封之文帝車馬節通至使

本折節周昌及黯高祖易太子周昌面折弘於上前以為不可武帝時公際

祕曰折節言其能降也夫強直之人終則為亂守儒衣固申公守正

若二公者天容強直而乃能降其折節可尚矣守儒衣固申公守正

京此二公終不負其直也祕曰袁固生以治詩孝景帝時為博士實

太后好老子書召袁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動之為清

河王太傅久之病免申公以詩經為訓及趙縮王蒞謂及子欲立明

車駟馬迎申公以為太中大夫舍魯即議明堂掌寶太后不說儒術

得縮歲之過災異董相夏侯勝京房皆善推陰陽知災異或問蕭曹

申公亦疾免災異董相夏侯勝京房皆善推陰陽知災異或問蕭曹

曰蕭也規曹也隨蕭不能規非曹不能隨二人協心共成漢道其賢

耳膝灌樊鄴曰俠介咸曰俠與挾同持也介揣也言高帝為沛公

不貴

黃公用里先生

言辭婁敬陸賈

疾 盡

諸 誅

諸 皓

傳 賜

并 云

萬 福 博 博

年

時而夏侯嬰灌嬰樊會鄴商皆已從之為持衛也曰滕公夏侯嬰

孫通曰繫人也叔孫通秦博士二世之亂遇高祖起在從之天下

秦儀雜著漢儀簡牘之人也繫猶繫也說文曰繫才敢也庶七豔三切

曰忠不足而談有餘說景帝斬晁錯以謝七國實狹私怨而不為國

餘也晁錯曰愚自明朝服斬侯五七國既反晁錯得行其說智而不能

辨伐罪而請削乃為袁盎之所中而不能領言古之愚也直晁錯有

亂故削之而七國尋反身死東市不若主父偃從諸侯太強必為

哉角而翼者也虎豹翼將飛入邑釋人而食此以謂吏曰虎哉虎

人而得勢位如虎之得角翼貨殖曰蚊或曰孔子法常不為命而

飲是則貨殖聚斂聖人之所疾也漢書稱揚子不汲汲於富貴木戚

戚於貧賤家無甌石之儲晏如也今或人問貨殖汲汲於富貴木戚

非義是存亦所謂象人而求生矣秘曰貨殖之人折毫利微而

猶蚊乎曰血國三千使將踈飲水渴博沒齒然也貨殖或以是言

之也云天下之民有骨血者三千國非貨殖則將使其餓死食飲水

被禍終年而巳乎言衣食僅給而不能富庶也今天下無谷文者蓋

楊都其不諭教而強見難故不對之也三十國昔禹會塗山執玉

帛者獨傳者孟子云獨寬博謂獨夫之被獨者沒給也齒年也秘曰

使將踈飲水渴博沒齒然也貨殖之心若蚊自斃輕飽而血視三千

八百國而漢郡國一百三縣邑十三年而後已也齒年也秘曰

人倍取於國且言其多歟光曰李本作沒齒無愁也今從宋吳本

貨殖如蚊嗜民之血使或問循吏曰吏也鄭子產公儀休孫叔敖之

謂之游俠曰竊國靈也靈命也朱亥田仲郭解劇孟原涉之徒或

國者謂之游俠此云竊國靈蓋言竊行國之威靈者為也光曰疆

靈福也汗載游俠竊國之威靈為己之私義者為也光曰疆

能為國者以在上者執號令倭幸曰不料而已籍儒節通周文仁韓

御其下如人之有神靈也倭幸曰不料而已籍儒節通周文仁韓

咸曰料度也夫倭幸者日以寵進位非才并憑乎城社卒翦機穽亦

不度者已光曰不自料其才德不稱其寵錄而貪竊之以取禍敗

此皆論太史或問近世社稷之臣曰若張子房之智功成身退陳平

公書所載內明其書外無虛語秘曰所舉必行無謬悟絳侯勃之果

之無悟內明其書外無虛語秘曰所舉必行無謬悟絳侯勃之果

之無悟內明其書外無虛語秘曰所舉必行無謬悟絳侯勃之果

之無悟內明其書外無虛語秘曰所舉必行無謬悟絳侯勃之果

之無悟內明其書外無虛語秘曰所舉必行無謬悟絳侯勃之果

之無悟內明其書外無虛語秘曰所舉必行無謬悟絳侯勃之果

之無悟內明其書外無虛語秘曰所舉必行無謬悟絳侯勃之果

之無悟內明其書外無虛語秘曰所舉必行無謬悟絳侯勃之果

之無悟內明其書外無虛語秘曰所舉必行無謬悟絳侯勃之果

代王果於大事霍將軍之勇
 可謂社稷之臣矣
 孫弘董仲舒執爾
 得弘容而已矣
 不為留意而文之
 從所為發而增也
 何暇取容而已
 指是為禮祭而
 釋之為廷射天
 尉不族盜宗廟
 見不疑後至取
 紫節不疑後至
 矣將次問名將
 曰若條侯之守
 壁昌邑不救梁
 以樊吳雖有細
 光曰

長平冠軍之征伐
 光贊曰臨大節
 奮曰正國家安
 成曰王帝王之
 猶者武所謂既
 卿曰桓文之節
 張騫蘇武之奉
 也成曰張騫嘗
 歲然騫持使節
 還蘇武帝使節
 絕不與食又使
 用起持節歸故
 漢不武得歸故
 其死顧世稱東
 也成曰揚鄒淵
 之風立教行不
 又有封恭之書
 子雲惡其雜言
 光曰朔言行駁
 揚子

觀或曰隱者也咸曰或見揚之短朔故問以為世稱朔更隱曰昔之

隱者吾聞其語矣又問其行矣音之隱者文王拘於羑里而重湯六

與之在楚而歌鳳兮咸曰吾聞其語又聞其行而為周陳洪範接

皆不言或曰隱道多端咸曰或言隱之道多曰固也隱道實多端故

陳下聖言聖行不逢其時聖人隱也咸曰仲尼亦然曰易曰龍

則行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賢言賢行不逢其時賢者隱也咸曰

亦然秘曰舍之則藏光曰考其言行之談言談行不逢其時談者

隱也咸曰子貢仲連亦然曰遇戰國縱橫之時故依隱玩世

不足貴也昔者箕子之漆其身也狂接輿之被其髮也欲去而恐懼害者

也箕子之洪範接輿之歌鳳也哉咸曰彼之隱者猶為行道立教而

害言隱雖有此數端而不可以及是秘曰此皆多端也箕子為

之言如孔子曰殺有三仁焉而有聞者乎洪範接輿符在孔子下欲與

一本作難光曰二子皆晦迹以避害遇聖人則自顯

生名過實者何也咸曰言朔既不及此曰應諧不窮正諫

得應諧似優咸曰昌優咸曰應諧謂言而謂不窮以哲

覆見微者秘曰吳本哲作智今從李宋本

乙帳者秘曰吳本哲作智今從李宋本

類色直言切諫秘曰直諫以儆

惡此欲知諫比

義引漢書朔諫多端不名一行或問朔所為當

何以名之楊子謂朔諫諸敏達之人耳惡音烏

下惠戒其子以尚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坐以仕易農依隱

玩世譙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非依齊是柳下惠成其子以尚同

之雄者也咸曰言朔非夷曠而尚取容依約其隱玩弄於世但滑稽

世其滑稽者而已何所此哉

也滑稽者言朔依託隱者以玩誨世人之言恐諸家本脫誤也今從漢

詭更容 字 詐鋒 應

人

恭古者高餓顯下祿隱孟子曰伯夷監柳下惠不恭君子不由也然

蓋有厲乎素食○咸曰揚以或人用朝比惠故舉孟何不恭之言以

非柳下惠又以夷惠隘不恭二者雖皆不可然惟而取之寧以伯夷

餓顯為高終以柳下惠祿隱為不故曰古者高餓顯謂夷齊餓于首陽之

下民到于妄譽仁之賊也妄毀義之賊也善義以賤惡而妄以毀譽

今稱之是賊傷賊仁近鄉原賊義近鄉訕同乎流俗合乎世衆皆說

仁義者德也賊仁近鄉原賊義近鄉訕同乎流俗合乎世衆皆說

所至之鄉狗眾隨俗求媚於人者知訕謂所至之鄉喜造謗訕使人

畏其或問子蜀人也請人蜀人曰問曰有李仲元者人也然君平已顯

仲元未聞○祕曰仲元則其人也李仲元名弘見秦史傳其為人

光曰人者蜀之賢人也仲元事見常璩華陽國志尤詳其為人

奈何猶言如何曰不屈其意不累其身位屈其意利累其身曰是

夷惠之徒歟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也位屈其意利累其身曰是

義則可害於義則否如是則奚名之不彰也曰無仲元則西山之餓

夫與東國之絀臣惡乎聞也夫夷齊也○咸曰東國魯

仲元與之名始聞曰王陽黃禹遇仲元乎咸曰王吉字子明

○光曰絀與黜同曰王陽黃禹遇仲元乎咸曰王吉字子明

二入為友世稱王陽在泣黃禹彈冠言其取舍同也元即仲元

曰言王貢力學黎已而名著海內豈必過仲元乎曰明星皓皓華藻

之力也歟星雖皓皓有華藻然非必過仲元乎曰明星皓皓華藻

所瞻仰王貢之名所以曰若是則奚為不自高元何不言仲

已也引而高之者天也星著天而後天下見王陽黃禹特王所揚而

彰子欲自高邪君子行德俟命而已○祕曰仲元之

見其貌者肅如也咸曰貌端故聞其言者

小在九二切觀其行者穆如也咸曰行溫和

者使人而從已德也○光曰李本但作未聞以德詘於人也咸曰詘

元德能服人而未嘗盈節仲元畏人也言可畏也○咸曰言使人

服或曰育賁言夏育孟賁亦使人畏也○祕曰賁奔下同○

也人畏其力而侮其德威曰非心請條問其目也曰非正不視非正
不聽非正不言非正不行夫能正其視聽言行者昔吾先師之所畏
也所畏謂言不漸行不耻孔子憚如視不視聽不聽言不言行不行
雖有育貫其猶侮諸

纂圖互註揚子法言卷之八

君子篇

君子純終

威曰以淵審道亞諸聖自非

君子純終

威曰以淵審道亞諸聖自非

君子純終領聞純善也領今世聞名也言善必而有令名也必
名開於后出者以立言不朽故也檢押檢押猶法度也言動旁開聖則必
必覆臨於法度光曰檢押當作檢押戶夾切旁開聖則法
則也光曰開通也君君子行之區品彰矣光曰論立言之是
非或問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何以也威曰問君子曰以其弼中

而弼外也弼補也危文也積行內蕭文辨外發光之揮斤升之
激矣君子不言言必有中也言必有中不行行必有稱也威

或問君子之柔剛曰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仁
則仁故柔金性則義故剛光曰柔於愛以剛於去惡或問航不漿

世
之
行
木
輪
弄

衡不齋有諸樓航不載曰有之或曰大器固不周於小乎光曰言

者不頭曰斯械也君子不械械器也航衝之器无所不施。或曰君

性謂航衝无所不施反矣。光曰或問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器械過於用君子明道無施不可

孟公孫丑曰非苟知之亦允頭之咸曰允信也蹈行也言孟子於

行信而或曰子小諸子孟子非諸子乎曰諸子者以其知異於孔子

者也彼曰知所知之道。光曰以孟子異乎不異道同仲或曰荀卿

非數家之書僂也彈群數家合於教一。光曰宋吳本僂至于子

思孟軻詭哉此則乖詭。咸曰孔伋字子思孔子之孫孟軻之師

數家則偶脫可矣至于非軻伋則即詭也。秘曰荀卿非十二子若

惠施荀卿之徒則脫異聖人之道也。孟子不異者也是荀

荀卿亦述孔子之道。惟聖人為不異。前聖后聖一門而異其戶同述

而所見不能無小異。惟聖人為不異。前聖后聖一門而異其戶同述

白睥而角其升諸廟乎是以君子全德色純曰睥。咸曰終也。牛玄駢

辨而角。握中禮則可升諸廟矣。所以君子亦貴純全其德。今荀卿

聖人之道而非孔子亦不貴矣。秘曰韓吏部以大醇小疵此之謂

辨。光曰味員本。或問君子必玉曰純淪溫潤柔

而堅玩而廉隊乎其不可形也君子於玉比德焉。孔詁論玉備矣。

容之。必曰淪猶澤也。玩猶珍也。廉猶直也。溫潤而澤。直類切隊。與

以。不可形狀。光曰。當作心音完。謂雖而不藏。直類切隊。與

聖同謂垂之如墜。謂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長其終

出然。或問仲尼之術。周而不泰。大而不小。用之猶牛鼠也。雖大无施

禮。周備而無闕。泰。謂。曰。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經營中國。終入大海。必

不。惟曰。江河淮濟。為四瀆。它入之道者。西北之流也。網紀夷貉。或入

于沱。或淪于漢。漢。曰。西北之流。水經。夷貉。或入。於

諸子之道。雖時有小用。而非順正。不可以致遠。淮南說之用。不如太

史公之用也。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實錄不隱。故可採擇。咸曰。司

於聖人之道。可取而用之。於。容。端。之。類。者。也。故。曰。淮南。鮮。取。

鮮。取。焉。光曰。今之所以知古。若之所以知。史不可廢。淮南。鮮。取。

鮮。取。焉。光曰。今之所以知古。若之所以知。史不可廢。淮南。鮮。取。

鮮。取。焉。光曰。今之所以知古。若之所以知。史不可廢。淮南。鮮。取。

鮮。取。焉。光曰。今之所以知古。若之所以知。史不可廢。淮南。鮮。取。

焉爾將有取焉以正衰世淮南劉安之書雜而不與少有可採光

而曰息淺切空言難辨必也儒乎於是乎在下出入淮南也或

論道外篇雜說下出入雜而不純者也文麗用寡長卿也或曰司

曰相如文雖麗而寡於用多愛不忍子長也史記敘事但美其長不

皆多愛而取不忍棄之秘曰不可垂世立教者司馬遷皆叙而

愛不忍也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仁史魚為直處伯玉

為君子之類亦多愛或曰甚矣傳善之不果也咸曰非經謂之傳或人所謂揚

雜放因駭之而為開也言甚矣彼傳記之書不果於聖人之道也

而曰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刪定取止乎禮義者三百一十一篇

是愛奇也或人曰甚矣淮南子長之傳言不果全於聖人之道也

曰不果則不果矣有非所能自可爾咸曰言今人之不果純於聖

書皆已行矣安可導而果之哉誠為不果人以五鼓妄說傷義甚於

高通故揚子既吐觸情之談文發巫鼓之義咸曰夫巫左對者

謂彼之書非徒不果純於聖人之道而已今大行於世復使人齊之

之說鼓動未俗使其率之非左道或問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曰

而何也光曰天復本入作又或問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曰

吁是何言歟吁者駭歎之聲丹青初則炳又則淪淪乎哉則淪淪乎

益明或曰聖人之道若天則有常矣聖人之多變也或曰言五

事錯綜秘曰天有一定之高有曰聖人固多變天縱之也光曰

常也聖人無可無不可多變也曰聖人固多變聖人志道秉常隨

時應物如天之陰陽五行變化無窮子游子夏得其善矣未得其所

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言也顏淵問子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

聖人以妙外往諸賢以方中來秘曰通之者聖也習之者賢也

光曰圖下孟勿下同六子而皆率於孔子而未達其本原故雖各有

所得而未盡其變通聖人之書言行天也天其少變乎所以應無方也咸

所謂子張子游子夏得聖人之一體顏淵具其神而微之謂也天多

變然後有成聖多變然後有倫天變隱於方化而難知故曰天則有

常聖變布於五經而可見故曰聖人固多變秘曰夫天之高也及

其變則二元推後四時更迭三辰運行萬物生瘁不為少也光曰

言天之變或曰聖人自恣歟何言之多端也秘曰或人聞多變之語

化亦多也

事

笑

得斯

士使

為

事

事

德

不

教

光曰作為善惡而人以善惡名之必其自愛也然後人愛者咸曰言
 之自求禍福而人以禍福與之必其自敬也然後敬諸人而人亦敬於
 亦愛之也。必曰韓吏部曰自敬禮之至也。必曰曲禮未有不愛敬而人愛
 敬之者也。必曰敦仁所以自愛也。降禮所以自敬也。或問龍龜
 鴻鵠不亦壽乎曰壽曰人可壽乎曰物以其性人以其仁。其質生有
 延年長也。仁者之壽死而不亡名無窮也。或曰故顏氏之子年雖
 夭而仁不能窮之也。光曰龜鶴鳴鶴性自壽耳人則為仁然後能
 保其壽孔子或問人言仙者有諸乎。必曰秦皇漢武俱曰吁吾聞伏
 犧神農歿黃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必曰魯城之
 也。言伏犧至孔子並聖人皆死耳。光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
 也。文王葬于畢孔子葬于魯城之北。必曰彙類也。仙者皆有虛名而無益於人矣
 也。仙亦無益于之彙矣。必曰彙類也。仙者皆有虛名而無益於人矣
 所不能也。或曰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之於天下耻大物之不知仙
 人之於天下耻一日之不生。必曰言聖人所以不事仙者道不曰生

平生乎名生而實死也。必曰名惡名也。實善實也。言今之為仙者
 非惡存而善死者乎。必曰神仙者謂之羽化蟬蛻而非天是名
 生也。其實則降年盡而死耳。故曰實死。必曰安期羨門徒有其名
 而人未嘗見其死也。或曰世無仙則焉期語曰語乎者非真也。歟。惟真能
 死無為有。必曰仙本無也。而虛生之徒以為有非器也。不逞者孰能
 也。必曰多言。或問仙之實曰無以為也。必曰言無以為其實有與
 之人喜妄說。或問仙之實曰無以為也。必曰言無以為其實有與
 無非問也。必曰謂之有謂之無皆不當問。必曰天地之問也者忠
 孝之問也。必曰惟問忠與孝之血耳。忠臣孝子惶乎不惶。必曰
 事君孝子及於於士以何服其身乎。必曰臣音皇。或問壽可益乎曰
 也。必曰惟惟德。必曰回牛之行德矣。曷壽之不益也。必曰言顏回
 曰德故尔。必曰庸以長生為壽。聖以不。如回之殘牛之賊也。焉得尔
 言復甚也。必曰言假令願行之殘舟行之賊則安得不朽之壽如
 是哉。必曰願用之命自短耳。若加之殘賊則斯命亦不能保也。
 曰殘賊或壽曰彼妄也。君子不妄。必曰論語曰人之生也直用之生也幸
 而免揚子之說亦猶此義。必曰

禮云廢人曰死。死，離也。蓋也。死則盡無所聞矣。如殘賊者，安得不朽哉？彼言不朽者，乃妄也。彼問亦以長生為壽。楊對終以不朽為壽。○
 生者也。○光曰：君子修德以俟命，不為殘賊而冀得妄壽。有生者必
 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因論神仙之事，遂至原始要終以
 秋殺陽始則陰終，亦猶人也。豈有使之然哉？自然之道也。○光曰：夫春生則
 光曰：天常春而不秋，日常朝而不暮，則人長生而不死矣。○君子忠
 人，况已乎？小人欺已，况人乎？言乎有其真，然后可以訓物。况乃其真
 之不論，又安能論諸人哉？○光曰：盡誠於人曰忠。

纂圖互註楊子法言卷之九

孝至篇

足沒且誠焉。豈易量哉？法言始於學而終於孝。理亦粹矣。孝
 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表之。○五註：孟

洽天下也。○秘曰：寧神奉宗廟也。夫孝始於寧親，終於天下。○五註：孟

之。○光曰：神者，祖考之神。大孝宜若周公然。○五註：孟

章。○光曰：神者，祖考之神。大孝宜若周公然。○五註：孟

也。故為其始，孝所以服本也。故為其終，動天地感鬼神。○五註：孟

者莫速乎孝乎。○光曰：論孝及至德，因叙漢室之盛。○五註：孟

義所以敷其至。一言而該道無所不該。聖人不加焉。○五註：孟

無以加之。是至德也。○秘曰：該備父母子之天地歟。○五註：孟

也。○光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五註：孟

無天何生，無地何形。天地裕於萬物，萬物裕於天地。○五註：孟

地不取足於萬物也。○秘曰：正文當云萬物非裕於天地，疑脫其非。

字。○光曰：裕於天地，則能裕萬物。萬物裕於天地，則能裕父母。○五註：孟

疑問。○光曰：裕於天地，則能裕萬物。萬物裕於天地，則能裕父母。○五註：孟

裕矣。○光曰：裕於天地，則能裕萬物。萬物裕於天地，則能裕父母。○五註：孟

其報與天地異也。故親以生育之恩，饒裕其子，則子也。以孝養

懼

切重

嗜

之德饒裕於親若夫但樂生奇之裕不能全孝養之裕則不為裕矣
 故曰裕於親若夫但樂生奇之裕不能全孝養之裕則不為裕矣
 裕於其子其子豈能裕父母哉以父母之裕而裕其父母不為裕矣
 是父母裕於子也常有餘子孝於父母也常不足○光曰欲報之德
 昊天事父母自不足者其舜乎自知不足則足矣○成曰舜所以
 周極事父母自不足者其舜乎自知不足則足矣○成曰舜所以
 孝養之不可得而父者事親之謂也○年不可不知孝子愛日○
 止○然曰其心無懈○光曰木欲靜而風不止○孝子有祭乎有齋乎
 曰言齋起於祭○夫能存亡形屬荒絕者惟齋乎○謂祭如在○光曰
 謂齊之日故孝子之於齋見父母之存也○樂所存謂思而見之○是
 以祭不賓○論之備矣而發斯談者有慨乎時也○成曰祭不賓者孝
 子盡情極思而存夫親何暇乎賓之接也○成曰人而不祭射獮乎
 專乎所親○光曰賓謂敬多而親少如待賓客○成曰人而不祭射獮乎
 九月射祭獸正月射祭魚對獮猶少如待賓客○成曰人而不祭射獮乎
 有所先人而不祭射獮之不若也○或曰死生盡禮可謂能子乎○愛生事
 死事哀戚○成曰問今世瀆死生盡禮可謂能子乎○愛生事
 謂能子乎○光曰此問答不類疑下有脫文曰石奮石建父子之美
 也無是父無是子無是父無是子無是父無是子無是父無是子無是父無是子

雲方雲

雲 碩 巨

輟

真偽

子孝謹 或曰必也兩乎 必曰言人必須父曰與堯無子舜無父不如
 相成 堯父舜子也 必不得雙於斯二者當知堯之為父舜之為子○成曰
 非傷君臣之道也何哉天下之重莫大乎孝未有天子而無父也故自天
 臣至于庶人其禮雖異而其為孝一也夫孝君行之於上而臣行之
 於下則四海莫不孝矣四海皆孝則忠臣得矣故曰求忠臣於孝子
 之門由是言之子與所以重孝至而謹君臣亦明矣有旨哉子與也
 學首辨之○成曰與堯之無子舜之無父不若使堯為父而舜為子
 不必兩也堯子丹未不肖舜父瞽瞍子有舍殺緇絮而致滋羨其親
 將以求孝也人曰偽如之何○成曰言人自貪食
 服於其親思以為孝或非之以為偽何如○成曰言人自貪食
 也○光曰緇絮於盆切舍菽菲食緇絮惡衣曰假儒衣書服而讀之三
 月不歸孰曰非儒也○成曰言設有人假儒衣書服而讀之三月不
 而厚於親黨乎不輟則亦可為孝矣三月者時變也○天時且變而
 已不變是為可為儒矣○成曰已欲孝斯孝矣已欲儒斯儒矣誰其非
 之○光曰服儒衣讀儒書經時不輟斯亦儒矣 或曰何以處偽○成曰問何以見其為者○曰
 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謂偽○或曰禮云道不可斯須離其身可
 易下

何謂也曰君子在上則明而光其下在下則順而安其上

則暴亂其下也○曰明而光其下法天也○順而安其上法地也○

之為事則無異○曰德盛則異○曰德者次之○故常修德者本也

德何異見異而修德者末也○曰德者次之○故常修德者本也

乃見修而廢本末不修而存者未之有也○曰德者次之○故常修德者本也

忽焉○曰德者次之○故常修德者本也

斯民之得一人也○曰德者次之○故常修德者本也

而後能長久也○曰德者次之○故常修德者本也

志曰思心之不昏是謂不聖又曰觀言親所以心為主故一人之得

心矣○曰德者次之○故常修德者本也

也民之所以得其道者在君也○曰德者次之○故常修德者本也

諸傳○曰德者次之○故常修德者本也

曰亦高也○曰德者次之○故常修德者本也

微言而或問德有始而無終與有終而無始也○曰德者次之○故常修德者本也

有終而無始○曰德者次之○故常修德者本也

寧作愈今從李本○曰德者次之○故常修德者本也

乎病筮之深故有先寧寧為誰曰寧先病而後瘳乎寧先瘳而後病

治之在道不亦小乎○曰德者次之○故常修德者本也

治之在心不亦爾乎○曰德者次之○故常修德者本也

深識聖義是後築也○曰德者次之○故常修德者本也

知於聖人之道後也○曰德者次之○故常修德者本也

實結人崇道則德聞洪大○曰德者次之○故常修德者本也

當為哲知言哲能知聖人之道不溺於異端智之俊者也○曰德者次之○故常修德者本也

能脩德行使穎出君子動則擬諸事事則擬諸禮○曰德者次之○故常修德者本也

於禮或作疑非也○曰德者次之○故常修德者本也

群行之宗曰群言之長德言也咸曰謂由德而言群行之宗德行也咸曰謂由德而行或問泰和咸曰問太平和樂之道曰其在唐虞成
 周乎觀書及詩溫溫乎其和可知也發號出令而民說之咸曰言
 周之盛信泰和矣光曰言千載之後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
 觀其詩書猶溫溫然和樂況生其世乎咸曰齊桓公會諸侯于陞楚遣桓完
 作乎上習治也咸曰習積習也言由成王來積習齊桓之時縕而春
 秋美邠陸習亂也咸曰縕亦亂也咸曰齊桓公會諸侯于陞楚遣桓完
 與之盟以禮楚也咸曰縕亦亂也咸曰齊桓公會諸侯于陞楚遣桓完
 宅來盟于師盟于邠陵左傳無故習治則傷始亂也傷悼咸曰太
 美之文子雲據公羊而言也故習治則傷始亂也傷悼咸曰太
 亂之文子雲據公羊而言也故習治則傷始亂也傷悼咸曰太
 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光曰先儒多以周道衰詩人
 本諸杜庶關雎習亂則好始治也好樂咸曰習見亂世之俗喜安少
 故揚子以為始亂習亂則好始治也好樂咸曰習見亂世之俗喜安少
 治則好之始治謂邠陵之盟也公羊傳曰桓公漢德其可謂允懷矣
 充信懷至咸曰謂信及四夷懷謂遠人來服黃支之南大夏之西東
 人光曰及謂信及四夷懷謂遠人來服黃支之南大夏之西東

北女不貢其珍漢德其可謂允懷矣世鮮焉明此矣世之所致而奔
 曰言漢德之盛四夷來貢信能懷遠矣而歷世少及焉咸曰漢
 與中天之本也黃支南蠻去合浦日南三萬里大夏西戎去中華一
 萬二千里東觀漢記女未詳或傳焉之誤當言北觀東女匈奴謂漢
 若觀自曰呼韓邪後見漢帝為莽慕之故皆為若觀東女匈奴謂漢
 烏味留若鞮單于上書願朝是也東夷有女國西戎有女國名女
 有女國云東女國光曰觀朝是也東夷有女國西戎有女國名女
 也光曰觀朝是也東夷有女國西戎有女國名女
 皇武義璜璜兵征四方次也咸曰如商周之代次也咸曰璜璜音
 黃宗夷猾夏蠹迪王人屈國喪師無次也宗夷者四方羣夷也咸
 王人王室之官言五霸六國然也咸曰宗夷者四方羣夷也咸
 由無也言四夷之族猾亂中夏動也咸曰宗夷者四方羣夷也咸
 焉無禦戎之次也光曰蠹動也咸曰宗夷者四方羣夷也咸曰宗夷者四方羣夷也
 藉天下之民得國喪師無次也咸曰宗夷者四方羣夷也咸
 麟之儀儀鳳之師其至矣乎咸曰麟之儀儀鳳之師其至矣乎
 官皆如麟鳳之特儀儀然有義師而多德之至也咸曰麟之儀儀鳳之師其至矣乎
 光曰儀儀師皆和整尚德之貌以喻德服四夷咸曰麟之儀儀鳳之師其至矣乎
 以武藝禍亂嚴不失正咸曰麟之儀儀鳳之師其至矣乎鷹隼鷹隼
 鷹隼鷹隼

未至也。未合至德。咸曰言相。相。此之帝世泰和則皆未至也。

然驚飛貌。於其道未至也。光曰。飛。財。或曰。訥。訥。北夷。拱切。又音。

被。純。績。光。純。績。音。會。帶。我。金。犀。犀。劍。飾。珍。膳。寧。胡。寧。胡。

首來臣。稱為北藩。是為宗廟之神。社稷之靈也。可不享乎。言如此不。

禮。待。之。也。秘。曰。高。祖。圍。乎。平。城。文。帝。不。雪。質。辱。之。耻。孝。武。亟。興。靈。

帝。承。平。之。時。兵。所。以。不。得。息。者。正。以。匈。奴。之。故。也。今。幸。而。得。其。臣。服。

鳥。獸。郡。勞。王。師。漢。家。不。為。也。王。師。而。郡。縣。之。外。不。為。郡。屬。者。也。若。使。勞。

不。臣。議。者。勸。往。征。之。賈。誦。之。以。為。無。異。禽。獸。也。漢。書。否。則。介。鱗。易。我。衣。裳。

明。道。信。義。使。民。信。之。致。帝。者。之。用。其。事。業。成。天。地。之。化。使。粒。食。之。民。

勤。勞。而。成。功。光。曰。此。言。王。者。不。應。疲。弊。中。國。與。遠。夷。爭。雄。也。天。道。勞。功。曰。

功。運。行。不。息。是。其。勞。也。成。造。化。之。事。是。其。功。也。或。曰。君。逸。臣。勞。何。

天。之。勞。君。四。時。行。事。則。勞。運。轉。機。衡。成。曰。言。人。君。之。道。各。有。其。官。已。弗。

無。功。可。名。於。道。則。勞。運。轉。機。衡。成。曰。言。人。君。之。道。各。有。其。官。已。弗。

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為。言。遜。之。為。也。吾。乃。以。為。媚。莽。之。言。或。以。

易一六二

尔

慙

政自惑

徒

校

著也稱其漢公已前之美亦然則君攝之後不賤而惡可知也
 所以文如也發至今言於當時忠教於後世言蔽天地而無也
 百代而不取何遜之有乎。宗元曰阿衡之事不可過也。阿衡
 之重。曰公可取而取之。事則子雲之罪。亦大矣。夫舉其可
 因。明其不可取。而取之。事則子雲之罪。亦大矣。夫舉其可
 來。未明其如王莽而謂之。美也。惟是折節力行。勤勞之事。則
 阿。衡。明。其。慕。也。伊。周。聖。人。之。居。師。保。者。漢。公。王。莽。也。懿。美。也。過。謂。不
 止。也。班。固。曰。莽。也。伊。周。聖。人。之。居。師。保。者。漢。公。王。莽。也。懿。美。也。過。謂。不
 成。蓋。當。平。帝。之。世。莽。專。漢。五。日。比。伊。周。故。武。宣。以。名。高。及。綱。故。揚。子
 者。下。以。欺。臣。民。附。已。者。進。異。已。者。誅。向。武。宣。以。名。高。及。綱。故。揚。子
 不。得。不。遂。辭。以。辟。害。也。亦。猶。薛。方。云。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也。當。是。之
 時。莽。猶。未。篡。也。人。臣。之。盛。者。無。若。伊。周。故。武。宣。以。名。高。及。綱。故。揚。子
 於。北。面。者。也。或。曰。揚。子。為。漢。臣。漢。亡。不。能。死。何。也。曰。國。之。大。臣。任。此
 責。之。重。者。社。稷。之。死。也。今。位。不。過。使。揚。子。攝。相。之。任。處。平。勃。之。此
 難。矣。或。曰。揚。子。死。可。也。何。為。不。死。而。去。揚。子。名。已。重。於。世。苟。去。而
 勝。是。也。揚。子。以。為。大。子。師。友。卒。不。食。而。死。揚。子。名。已。重。於。世。苟。去。而
 隱。矣。如。揭。日月。潛。於。高。臺。庸。得。免。乎。或。曰。揚。子。名。已。重。於。世。苟。去。而
 猶。為。相。溫。豈。厭。賤。賤。思。富。貴。乎。曰。昔。晉。表。宏。曰。揚。子。名。已。重。於。世。苟。去。而
 來。將。相。名。臣。而。獨。不。及。莽。莽。能。無。耻。且。怨。乎。由。此。預。所。謂。吾。但。忍。為。

嘗不亦益也且揚子自謂不及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始為郎給
 事黃門與王莽劇談並蒙帝之初又與薰賢同官當成哀平日莽賢
 相副之明驗乎古今之人能安恬如此者幾希而子乃疑其求媚而
 則必為莽佐命不在劉歆之下矣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廢
 矣乎。言人氏衆多而盛也。宗元曰揚子極陰陽之數此言知漢祚
 也。夫。中。天。者。猶。中。興。也。蓋。子。雲。觀。莽。之。強。暴。而。立。復。暴。榮。如。是。天。下
 思。漢。德。未。已。知。赤。氏。之。運。未。去。必。有。中。興。而。王。者。言。庶。幾。乎。近。也。故
 後。十。餘。年。光。武。果。定。豈。非。驗。乎。必。曰。子。雲。上。稱。漢。德。之。允。懷。中。言
 王。莽。之。不。正。下。言。漢。祚。之。中。天。是。觀。民。思。漢。德。莽。為。不。道。必。有。中。興
 之。義。且。明。之。不。可。已。也。如。是。孔。子。曰。具。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以。禮。明。之。也。子。雲。曰。漢。二。百。一。十。載。而。中。天。以。德。明。之。也。是。知。子。雲
 其。聖。人。之。徒。歟。漢。高。祖。元。年。至。孺。子。嬰。二。百。一。十。二。年。元。光。曰。廢。者。廢。幾
 莽。稱。建。國。元。年。至。獻。帝。延。康。元。年。凡。二。百。一。十。二。年。元。光。曰。廢。者。廢。幾
 也。治。辟。雖。以。本。之。校。學。以。教。之。禮。樂。以。容。之。輿。服。以。表。之。復。其。并。刑
 勉。人。役。唐。矣。夫。言。若。蓋。此。請。義。以。濟。勉。人。者。無。羨。唐。虞。之。世。也。咸
 者。以。是。道。而。化。天。下。復。免。人。事。邊。之。役。則。唐。堯。如。矣。○。秘。曰。漢。之。中
 天。惟。是。盛。德。之。符。設。使。行。辟。蠲。故。學。禮。樂。輿。服。之。事。復。其。并。田。象。刑
 勉。勵。其。人。役。於。百。執。事。者。則。唐。堯。之。治。矣。夫。孔。子。刪。書。始。于。唐。堯。而

子雲法言以是終之蓋百王之表則也。光曰
容為之容飾表表其尊卑役用也用唐堯故事

揚子卷之十

七

纂圖互註揚子法言卷之十終

